



超越死亡之门

Beyond Death Door

又名《生死之间》

目录

前言

[一、从地狱中回来](#)

[二、将他们救活](#)

[三、你将怎样死去](#)

[四、死亡的概念](#)

[五、最后的奇遇](#)

[六、升到天堂](#)

[七、下地狱](#)

[八、怎样对待濒死的病人](#)

[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十、应该明白](#)

[附录](#)

前言

对你而言，有什么比你自己的生命更宝贵呢？死，是代表你生命的结束，还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呢？有没有人知道死后的事情呢？有没有人曾经死而复生呢？死的滋味究竟如何？

这些问题已日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现代急救技巧“复苏术”的出现，使越来越多的人有死后复生的经历。复苏术是利用人工呼吸和胸外按摩，来维持病人的呼吸和心跳，直至他自己恢复这些机能为止。有不少病人事后曾向我们描述了一些惊人的事情，提及紧接着他们死亡之后的“生命”。我发现，有过这些经历的人，大都不再惧怕死亡。许多人对曾经报导的经历似乎都是好的而感到奇怪，他们问为何死后经历没有坏的或不愉快的一面。

作为一个在多家医院冠心病抢救室里治疗垂危病人的心脏病专家，我碰到许多使临床死亡病人复苏的机会。我发觉在病人复苏后立即访问他，就能得到同样多坏的和好的经历。就是这个观察，引起了我要写这本书的意念，我要在书里详细叙述很多病人死后生命的经历，把好的和坏的都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下判断。另外，我也会根据我个人的教学经验，以及美国心脏病协会的研究结果，介绍一些新的复苏技术给大家。

自从 1976 年在美国心脏病协会的国际教学部（National Teaching Faculty）任教以来，我有过许多不寻常的机会，能够和不少医生、护士与救护护理人员交谈，他们分别来自荷兰、芬兰、苏联、中美洲及南美洲等不同国家。除此之外，我又荣幸地能在美国的好几间医学院授课，以及向许多不同的医生、牙医、护士及护理人员团体演讲。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很愿意把他们和病人接触的实际经历提供给我，作为一种比较性资料。很显然，使用复苏术和先进的抢救措施后，就不断地从世界各地的医生和护士口中，得到病人死后又被救活过来的经历。

医学界对死亡真相和其他有关的问题重新燃起的兴趣，是国际性的。这个题目变得越来越大众化，有关死亡、死亡过程和死后生命的研讨会及刊物，纷纷出现。

在为这本书搜集资料之前，我个人认为，大部份死后经历都不过是一些幻觉罢了。我听过或见过许多例子，似乎都是大脑缺氧时所发生的“欣快症”症状（euphoria）。可是，在 1977 年的一个晚上，我抢救了一个濒死病人，他复苏后惊恐万分地告诉我，他真的到过地狱，并且恳求我把他从地狱里救出来，千万别让他再死去。当我领悟到他是真的惊恐后，我也不由惶恐起来。从此以后，其他可怕经历就在我心中成了一种负担，催促我写成这本书。现在我可以肯定死后是有生命的，而且并不全都是好的经历。

在这本书里，我会详细描述一些使病人复苏的实地抢救经过，盼望能使读者也感觉到，我被偶然带进去的这个奇异世界。从这些可遇而不可求的遭遇里，我会讲述一些经临床证实已死亡的病人的经历，并且尝试找出和解释不同的死亡，包括那可逆性和不可逆性的死亡。

我也会提供一些资料，其中包括古代文献对死后生命的记述，以便让读者能更好的思考和判断。因为那些记述和今日的发现，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事件虽然毫无关联，但过程和经历却异常相似。所以，若说这些灵魂脱离躯体的遭遇，不过是偶然发生或凑巧类似的话，那似乎是不可能的。

我的报导还提到一些临床证实已死亡和完全失去知觉的病人，在复苏后竟能复述房间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们的描述既详细又准确，简直不可思议，这显示病人在临床死亡期间，灵魂的确曾在身体以外存在过。历史上有好几位著名的人物，也曾叙述过类似的经历，可惜的是文字记录不足。

如何面对死亡，这个问题在本书中将会专门讨论，因为这和实际的死亡经历不可以混为一谈。当有些人得知死亡迫在眉睫之后，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异象、幻觉或情绪上的波动，这是很难客观地加以判断。另一方面，有关死后经历的记录，在过程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足以作比较性的分析。

我写本书的目的，就是记述那些经临床证实死亡，稍后又重返人间的病人的死亡经历。在再次恢复心跳和呼吸的复苏病人中间，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愿意谈及他们死后生命的经历。他们告诉我，一般人视为可畏的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终局或湮灭；相反，那是由一个生命转成另一个生命的过程，那生命可能是美好的，也可能是可怕的。倘若是美好的，那么，他们可以向我们保证：死亡的过程并不痛苦，就象一阵昏厥，一阵心跳的停顿，与睡着了差不多。

虽然每个人都难免一死，但人仍然拒绝接受死亡这个事实。他以为自己可以长生不老。他讨厌死亡的威胁，从而证实了他对另一个生命是毫无把握的。

一、从地狱中回来

越来越多从濒死边缘复生的病人告诉我，人死后不仅有生命，而且有天堂和地狱。过去我总以为死亡是没有痛苦的，最起码我敢以自己的性命来做赌注。但现在我要重新考虑我对生命终结的看法，因为我发现它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好。另外，死亡也不意味着一了百了。

促使我思想有这种改变的转折点，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曾叫一位患胸痛的病人作“应力试验”（Stress test），这个试验是叫病人在原地踏自行车（treadmill machine）进行运动，同时记录其心脏跳动的情况。病人先由慢速度开始，然后逐渐加快，在运动时若病人发生心律紊乱，我们即可诊断这个病人的胸痛（即心绞痛）是由于心脏疾病引起的。这个被检查者是一位四十八岁的男性白种人，名叫查理。他中等身材，满头棕黄色头发，对人的态度十分和蔼可亲，是一个乡村邮递员。正当他在进行运动试验时，心律紊乱突然发生了。他蜷卧在地板上，心脏只颤抖而不见跳动。我忙俯下身，把耳朵贴在他的胸上，心跳听不到了。我又把手指放在他颈前的两侧，也摸不到血管的搏动，他叹气式的吐了一、二口气后，就停止了呼吸。接着身体出现了一些小的不规则抽搐，随后又有一次全身性的痉挛，逐渐地，皮肤变成了蓝紫色。

虽然有六个医生和我同在这个诊所工作，但因为已是傍晚时间，他们都到别的医院巡诊去了，所以只有护士在场。不过她们知道遇到这种情况该怎样处理，而且做得很好。我开始挤压患者的胸部，给他做胸外心脏按摩，有一位护士协助我给他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不久另一个护士找到了呼吸面罩，使用它就更容易让病人的肺膨胀良好。接着，又有一个护士推来了心脏起搏器。由于这病人的心脏发生了完全性传导阻滞，不能保持其自由的跳动，所以要使用心脏起搏器，克服心脏传导阻滞，希望能让心率由每分钟 35 次，增加到 80—100 次。

我把心脏起搏器一端的电线，经锁骨下的大静脉插入心脏，让它停留在心脏内部，而另一端的电线，则连接在一块小电池上，这样就可以调节心率的快慢，和克服心脏传导阻滞。

病人开始复苏，但是，每当我取器械或因其他原因，一时不能按摩他的胸部时，他就两眼上翻，背弓反张，抽疯和停止呼吸，导致再一次死亡。可是每当他重获心跳和呼吸时，就尖叫：“我在地狱里！”他恐惧极了，求我助他，他的反应使我对地狱也起了一股莫名的惧怕，而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他向我提出一个非常奇怪的请求：“不要停止救我！”在我抢救的大多数病人中，一般来说，每当他们恢复意识后，首先对我讲的话就是：“你不要动我的胸部，你弄痛了我！”因我身强力壮，给病人做胸外心脏按摩时，我有时会压断他们的肋骨，但这个病人却说：“不要停止救我！”另外，这个病人的面部，有一种因受惊而抽搐的表情，这是一种比死亡更可怕的表情，他的瞳孔扩大，浑身是汗，毛发直立。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每当你停止救我时，我就回到地狱里，求你不要让我回到那里去了！”

我已见惯病人的这种紧张情绪，所以我不理会他的要求，我记得我这样说：“我很忙，在我未将心脏起搏器装好之前，不要用你的地狱来麻烦我。”但这个病人的表情很严肃，迫使我不得不重视他的要求，他的恐慌和狂躁状态是我从未见过的，因此我加速抢救工作。在这期间，病人发生了三至四次完全昏迷。

在经历过数次死亡之后，他最后问我：“我怎样才能离开地狱？”大抵是我在主日学里学到的原则吧！我就说：“我想只有主耶稣才能救你。”他听后对我说：“他怎样救我呢？无论

如何请为我祷告吧！”为他祈祷？真是发疯，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医生，不是牧师，但他重复的说：“为我祷告！”我知道我不能拒绝一个临终人的要求。于是就在地板上，我叫他跟着我说：“主耶稣，我祈求你使我离开地狱，饶恕我的罪。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你，若我死了，我希望到天堂去；若我活了，我将永远跟随你。”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祈祷，因为我不知道如何祷告。

最后，这个病人的病情稳定了，他被送往医院去。我回到家里，拂去圣经上的灰尘开始阅读，因为我想知道地狱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我们的医务工作中，死亡是家常便饭，不需要去探讨和理解。但现在我的这种观点已有所改变，我深信人死后还有生命，我应当进一步去研讨，找出可以支持圣经真理的凭据。我仔细阅读圣经，发现它不仅是一本历史书，而且上面讲的话也都是真实的。

两天之后，我携带着笔和本子去见我的病人。在他的床旁，我请他告诉我地狱是什么样子，里面有火没有，魔鬼拿了叉子没有？

他说：“什么地狱？我不记得有任何地狱！”我把两天前我抢救他时他所讲的话告诉他，他对此竟一无所知，看样子那个经历实在太痛苦，他在过后就把整件事都下意识地忘掉了。

这个人以前也曾去过礼拜堂聚会，自这事发生以后，他就成为一个真正信主，坚定忠实的基督徒，虽然他不善于在大庭广众中开口讲话，但他却有胆量个别地在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他还记得我为他作的祈祷，也记得祷告后他有一、二次的昏迷。虽然他仍不能回忆在地狱中的情况，可是他记得他站在房子的一边，看着我们在地板上抢救他的身体。

此外，他还记得在一系列死亡发作中，有一次他遇到了他死去的母亲和继母。那是一个色彩缤纷的狭谷，到处绿草如茵，有一道很强的光照射着那里。大家相见后非常幸福愉快。这是他第一次见他的母亲，因为当他十五个月大时，他那二十一岁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不久，他的父亲又重新结了婚。当他的姨母在听到他的这个经历后，就带着一些过去家中的照片来看他，虽然他从未见过他的母亲，但却能从那些相中准确的找出她来。正如同他在那段经历中见过的，她有同样的棕色头发、眼睛和嘴巴，这使他的父亲感到十分惊奇。

这件事使人了解到，为什么在文字上关于死后复苏的经历都是一些好的例子。因为从病人苏醒到他被接受访问，其中都隔了一段时间，这样他可能只记得那些愉快的场面，而把一切恐怖和不愉快的经历完全忘记。如果将来有更多负责抢救的医生，肯在那些已被证明死亡的病人恢复知觉时，即刻向他们询问有关灵界的事，必可证明我以上的发现是正确的。虽然只有五分之一被救活的人可能有这种经历，使许多医生的探询徒劳无功，但无论如何，任何发现都象“宝石”一样珍贵，以往我们轻看了这些发现，但现在这些“宝石”却使我意识到，死后真的有生命，而且这生命并不全是美好的。

这个病人的故事并未完结，在他病情逐渐好转后，我发现他有持续性的胸痛，这不能用心脏按摩时，胸壁受挤压来解释，通过心脏冠状动脉导管检查（一种了解心脏血管情况的检查，通过它可以发现异常的血管。）得知病人的冠状动脉太窄，不能排掉那些阻塞的物质。所以要从他的大腿上取下一段血管，在阻塞的血管两端搭桥造一个通道。我是一个心脏内科医生，这手术要请外科的医生和技术员来做。在手术台上，一个大夫对另一个大夫讲：“真是怪事，这个病人被抢救时竟说他去过神殿！不过若真有地狱，我也不害怕。我一生受人尊敬，我关心我的家庭，对妻子也十分忠心，我经常照顾孩子们，送他们上学校，所以我不必过虑，若有天堂我一定会去那里。”我知道这个医生讲的话不对，但我又不能用圣经上的话来说明，后来我看了很多圣经经文，我敢肯定仅仅做好事是不能到神那里去的。

在手术台上，另一个医生接着说：“我不相信死后会有生命，我想这个病人只是假想他在地狱里，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地方。”当我问他有什么根据如此想时，他答道：“我入中学前曾读过三年神学，后来我离开那学校，就是因为我不能相信死后会有生命。”

我接着问他：“那么你想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事？”他很正经的回答说：“人死后可以作花的肥料。”至今他仍坚持这个论调。

有一位专爱和我开玩笑的医生，为了使我成为众人的笑柄，就出言嘲弄我说：“罗林，有人告诉我你是在约旦河受洗的（注一），真的吗？”我不知怎样应付，于是就转移了话题。其实，我更应大大方方的说：“是啊，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这种改变话题的做法，实际就和否认自己的信仰一样，这件事一直使我耿耿于怀，因为主耶稣曾说过，“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马太福音 10:33）

（注一：耶稣曾在约旦河受洗。这句话就是说“你也和他们一伙”或“你也是基督徒吗”的意思，语带戏弄。）

让我再强调，虽然很多报导都提到死的经历是和平愉快，但地狱确实是存在的。自从我明白这一点以后，我就开始搜集有关这方面的证据。我发现愉快的死亡经历和恐怖的死亡经历同有发生。照这样看来，圣经所讲的该是实话了？亲爱的读者，希望你看完我这本报告后，可以做一个正确的抉择。

二、将他们救活

在医疗工作中，我们会用很多时间去预防死亡的发生，也会尽全力去抢救一切可以挽救的病人，我们把这个起死回生的过程叫做“复苏”。

在本章中，我们将谈到如何复苏，以及它与垂死病人的关系。我教授复苏术已有十五年之久，下面所列举的方法，是告诉你如何对一位突然死亡的人，进行有效的抢救。随着复苏术的不断改进，除了严重的创伤患者外，有百分之五十的猝死病人生命可以得到复苏。不用任何器械，只用双手使猝死者恢复呼吸和心跳，这是任何人经过一些基本的训练之后，都可以掌握的技术。

在医学上，死亡有两种：可逆的死亡（临床死亡）是一种大脑和其他重要器官尚未死亡，使用复苏术，可以使心跳呼吸重新恢复的死亡；但如果是大脑和其他重要器官组织的死亡，则是不可逆死亡（组织死亡）。可逆性死亡的病人的复苏，不能和不可逆性的复活混为一谈，前者需要抢救，而后者却是神迹。在日常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猝死病人，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怎样去抢救这些生命，不可消极等待求助他人，以免延误时机。

复苏术的基本方法

复苏术，是指使用人工方法而产生的呼吸运动和血液循环。施术者先将病人的鼻孔捏紧，然后用口对口的办法，把气吹入死者的肺中。假若操作手法正确，猝死者的胸部就会被吹进的气体充盈起来，当抢救者的口离开死者的口腔，做第二次吹气准备时，死者的胸壁则因其弹性回缩力，自然地将肺中的气体挤出。血液循环要依靠胸外按摩，先使死者仰卧，抢救者将其一个手掌放在死者的胸骨下部，另一个则压在这个手掌上面，然后用力垂直向下挤压介于胸骨和脊柱之间的心脏，从而引起心脏的跳动。心脏按摩时，其挤压和放松的时间要

相等，每分钟约 60—80 次，这主要是因为心脏的瓣膜是单向开放的，所以当挤压心脏时，心脏内的血液就流向动脉血管，故两次挤压之间，心脏可被动性的充盈血液。若操作正确，在病人的颈前两侧，可以摸到颈动脉的搏动。如果是一个人进行抢救，每做十五次胸外按摩，就要进行两次快而深的人工呼吸。

开胸直接按摩心脏的方法，与胸外按摩的效果相同，故无使用的必要。在复苏术中，操作的速度和效率，是使猝死病人回生的关键。如果在猝死后一分钟内进行呼吸和心跳的抢救，有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可以复苏；若在二分钟内，可有百分之九十二；在三分钟内，有百分之七十二；超过四分钟，获救的机会仅有百分之十五；而六分钟之后，就只有百分之十一的人有希望了。

呼吸道阻塞

因呼吸道梗阻而窒息死亡的患者，约占有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当发现病人因呼吸困难而挣扎，同时人工呼吸并无效果时，就应考虑有呼吸道梗阻的存在，这种病人可产生鸦鸣样呼吸。但病人因呼吸困难挣扎而无声音发出时，就是病情严重的指征，它意味着气道完全阻塞，不及时抢救则可立即死亡。

在昏迷的病人中，最常见的气道梗阻原因，是病人松弛了的舌头回缩压住了咽后壁，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即“病人吞下自己的舌头”。所以若想呼吸道不受阻塞，就要使病人仰卧，将其下颌托起，令头颈向后仰伸，这样就可保持呼吸道通畅。

美国心脏病协会希望教导每一个人（包括小学学生在内），能懂得如何识别和抢救气道梗阻。例如：一个因汽车事故而幸免于难的孩子，他应知道如何托起昏迷家人的下颌，在等候救护车来临的这段时间里，使他们不致因窒息而死亡。其他的呼吸道阻塞，可能是由于吞咽肉块不当，吸入食物，假牙或任何物体引起声门阻塞或关闭（喉痉挛）等所致。

任何病人，若自己不能通过咳嗽排除阻塞物时，常可采用压迫腹部或胸部的方法来解决。这种方法是用力挤压胸下部或腹上部，使空气快速自肺中冲出，将阻塞物从受阻气道冲到咽喉部咳出。口对口的人工呼吸，也可把阻塞物体吹向一侧肺内，使患者能先用一边的肺呼吸，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用支气管镜把这异物从该肺中取出。（支气管镜是一个空心管子，可以放入气管而达肺部，施手术用一把特制的钳子，通过这管子把异物取出。）危地马拉空军司令员贝托士上校的一个女儿的不幸事件，令我久久难以忘怀。当时我正去危地马拉，送查塔努加（美国东部的一个城市）的医生们捐赠给该地震灾区救灾的物资和伤寒疫苗。那是地震前的一个星期，贝托士上校二十岁的女儿去危地马拉市中心看牙，我不太清楚她是在补牙还是拔牙时，突然发出一种哮喘的声音，接着呼吸就停止了，面色转为蓝紫而呈昏迷状态。这位牙医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气管阻塞的病人，他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就跑到街上去求救，而病人就在那个时刻死去了。若是那位牙医掌握以上的基本抢救方法，则可避免这个女孩子的死亡。

存活的时间

在西雅图市，我们统计了超过一千宗以上的猝死（心跳突停）抢救病例。如果等救护车在几分钟到达后才开始抢救，仅有百分之十八的人可以回生；但若不等救护车，而由路人即刻进行复苏抢救，回生率可增至百分之四十。这主要是缩短了病人心跳和呼吸的停止时间，因此，我们应当训练和教育群众学会进行简单的复苏抢救。如果心跳停止和缺乏血液的供给，大脑细胞只能活四分钟，所以遇到因心脏病、溺水、电击伤、中毒或窒息等而发生的心

跳停止的病者，纵然医生就近在咫尺，一般也帮助不大。因为从医生来，到开始复苏的抢救工作，已大大超过了四分钟。故此，每个人要十分熟悉复苏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遇到猝死的病人，这对许多人来说并非罕见。我记得那是在乔治亚州的一个豪华旅游胜地，我和我的好朋友约好要在那里打高尔夫球。如同往常一样，那天我的球打得坏极了，于是就改陪我们的妻子去骑自行车。我的这位朋友年纪大约四十开外，他骑着骑着，突然感到胸部憋气，接着，疼痛扩展到他的下颌和前臂。他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形，于是连忙躺在地，但疼痛更严重了，他面色苍白，呼吸急促，人们都围上前来观看他。只见他全身弯曲并抽疯，不久口吐白沫，两眼上翻，就停止了呼吸，全身变成了灰蓝色。我马上开始抢救工作，先使其头向后仰，以便保持气管通畅，接着就捏紧他的鼻子，口对口地接连吹了四口气。因为用手摸不到脉搏跳动，把耳贴在他胸部也听不到心跳，我就开始了胸外心脏按摩。他终于睁开了眼，好像要告诉我什么事情，但由于我急于要找一些可用的药品，而没有时间去听他讲话。

我知道他的心室处于纤维性颤动状态，由于手头没有监护仪器，所以在未到医院之前，我必须保持这简单的复苏工作。救护车来了，我们将他抬入车中，恰好车内有一个小型的除颤器。但由于事先缺乏检查没有充电，我们只好半路停在一个农村里充电，不幸得很，这个机器是坏的。所以当我们到达勒根医院时，已超过二小时，除颤器已没有作用了。我一直在想，不知我的朋友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要对我讲什么？我为在那一个重要时刻不去听他讲话而后悔，我没有问他看见了什么，也没有问他在什么地方，或发生了什么事。过去，我失掉了许多这样的机会，但我深信今后不会再有了。

死后的生命

到目前为止，已有足够数目的临床死亡后复活的病人，值得我们去分析和比较，而它也引起人家对死后生命研究的兴趣。可是在这些复苏病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肯述说他们死后体外的经历，而其他一些人则不愿意讲，特别是有关他们到地狱中去的经历。另外有不少病人对他们的经历保持沉默，是怕别人说他们是反常或奇怪的人，和受到亲戚朋友的排斥。我想，如果大家能够比较轻松地谈及死后的生命，让他们知道别人也有类似的经历时，互相接纳的心理就会取代怕被排斥的恐惧，这样他们就会较坦然的吐露真情，我们便可以因此获得更多死后生命的经历。

使生命复苏的方法，已经打开了通向我们称之为死亡的门，从那里我们可以借着别人的眼睛，看到在前面的路上有什么。

有关复苏术的详细介绍，将刊登在本书末尾的附录中。

三、你将怎样死去

医生应当关注的事物之一，就是要帮助病人了解他所面对的死亡原因。四十八岁的邮递员查理所患的疾病，可以随时随地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你也可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疾病或危险。你曾否想过你会怎么死呢？下面让我简单介绍一下，人类疾病中的第一号杀手---心脏病。

第一种原因

在美国，因血管硬化而导致心脏病、中风、下肢坏死或其他动脉闭塞等疾病所引起的死亡，已超过因癌症、传染病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总和。有一项统计说明，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上的男人，每三个就有一个将有心脏病发作。“你与你的动脉同样年龄”这是一句真话，因为年龄和血管的状况，同样影响着人的寿命。假若老年人可以防治动脉硬化的话，人便可以和玛土撒拉同寿（玛土撒拉在世九百六十九年，是圣经中记载活得最久的一个人）。但不幸的是因为缺乏可靠的预防动脉硬化方法，病人生命仍受很大威胁，不过和其他病比较，病人生存的时间已有很大的进步。

动脉变硬是指动脉硬化或动脉粥样硬化。就是说血管管腔（或动脉的开口）的内壁上，有一种进行性的有机脂肪与钙盐沉积，从而使血管变窄。这些化学物质，与我们日常饮食中的食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人的身体吸收了过量的有机脂肪与矿物盐时，它们在血液中的成份就会增高，并特别容易沉积在动脉壁上，使其硬化。

一些重要的名词

由于聚集在动脉中的物质是很浓稠的，所以它能使极为光滑的血管内壁变得粗糙，并有凝块形成。受累的动脉因管道变窄，就相应地减少了其供给身体那部分的血液；若是血管完全被阻塞，而又没有别的动脉可以供应该区血液时，受累及的器官就会部分坏死。通常这种阻塞常常发生于心脏或脑子，如果阻塞血管的是一个血块，即称之为“血栓形成”，若是因缺乏血液供应而引起组织死亡，我们就称之为“梗死”。这种现象会在人体各部分发生，能导致眼梗死（局部致盲），肾梗死（尿中有血），心肌梗死（心绞痛），脑梗死（中风）等等。

器官发生梗死后，就变成青紫色，好像被锤子击后的淤血一样。死亡的组织变成软糊糊的，但在痊愈过程中，它可以被硬疤或纤维组织取代。因此我们要求心肌梗死的病人加强休息，直到梗死的心壁组织形成瘢痕为止。因为若过早的活动，心肌运动过度，即可形成一个凸突（动脉瘤），严重的可象轮胎爆裂那样，血从薄弱的破口涌入胸腔，使人立刻死亡。另外在急性心脏病发作时，也会有心律紊乱、休克和急性心力衰竭等并发症出现。

由于心壁肌肉很厚，流往心脏的血液不能供给心脏足够的营养。心脏有它自己的动脉，这些象细铅笔般粗的，如同王冠一样从心脏表面分布下来的动脉，就是我们平常的“冠状动脉”。

如上所述，冠状动脉的任何一支均可硬化，也可因脂肪和钙盐的沉积，加厚动脉内膜，促成狭窄。所以当运动过度，心率加快时，变窄了的动脉的供血能力不能适应，就会有胸部的紧缩感，在医学上叫做“心绞痛”。但这种疼痛，常不发生在左胸或心脏本身的位置，痛起来也不十分尖锐，所以症状容易被病人形容成“消化不良”。另外很奇怪的一点是，心脏病的发作也常是在病人休息时出现。

动脉硬化的程度，可以通过冠状动脉导管术进行检查。先利用针头，将一个小的空心管子（导管），置入病人鼠蹊部的股静脉或肘前的臂静脉，在无痛的情况下，达到冠状动脉的开口处。由于一切血管在X光下均不显影，所以要通过这根导管，将一种特殊的液体注入冠状动脉，使它显影。在正常情况下，冠状动脉的形状是一种光滑的，好像一条条虫子样的结构；但有了病变或发生硬化后，它发生狭窄的地方就好像被橡皮圈绕了一圈一样。冠状动脉导管术，除了可以诊断病人胸痛的原因，也可以检查有严重心脏病的病人，能否接受血管旁路手术。这个手术是从病人身体的其他部分，取下一段静脉来代替有病的动脉，因为是用静脉来连接冠状动脉狭窄了的上下端，故称之为冠状动脉搭桥术。

注意你的日常饮食

通过人口调查发现，一个国家人民的饮食习惯，与他们动脉硬化的发病率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在美国，心绞痛、中风和糖尿病性坏疽的发病率虽很高，但荷兰与芬兰却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纳粹德国拿他们的代用品面包，去换取荷兰的奶制品食物时，荷兰不再居动脉硬化病的首位。可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荷兰解放了，因动脉硬化而引起的疾病发病率，又重占第一位。

不久之前，我代表美国内科医师学院在芬兰进行巡回教学，因而间接参加了美国心脏病学会，在荷兰西部一个叫做河口（Joensuu）的城市里，进行对一种暴发流行的无原因死亡的研究。这些死者包括年青人和老年人，他们都因心跳突停或心室纤颤，在家里或者在街上突然倒地死去。由于群众没有受过复苏抢救训练，所以在院外发病的患者，无一人生还。

在尸体解剖时，我们发现病人的心脏大小正常，只是上面覆有脂肪。将冠状动脉做多次横切，可以看到动脉的内径，均因有软脂肪沉积物而变得窄小，这些沉积物状似牙膏，可以用指甲挖出。这种动脉早期硬化的柔软形态，与老年患者有钙化时的严重动脉硬化改变，形成明显的对比。钙化是指软牙膏样物质变硬，成为不能逆转的“鸡蛋壳”病变，使动脉硬化。而“软期”则表示是疾病的早期和吸收期，在青年人中占比率特高。例如：朝鲜战争时期，我们解剖了三百个在战场上死亡的年青人的尸体，他们的平均年龄约为二十一岁，通过尸解，我们发现百分之七十的人，冠状动脉有“牙膏”样病态改变。既然连身体最健壮的士兵都有此现象，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在美国，每三个四十五岁以上的男人，就有一个有发生心绞痛的可能。此外女性也不能幸免，当闭经后的妇女失去免疫力，及卵巢逐渐停止发挥功能时，该病的男女发病率比例，就会从 7:1 变为相等。

在离开河口市后，我们安排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小组，去调查研究这次心脏病的流行情况是否与该地区的饮食、吸烟、生活方式或者是因临近苏联边界，精神长期紧张等因素有关。不过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我们已有了某些发现。记得几年前，美国心脏专科学校的医生到一个东方国家参观，得知他们那里的主要死亡原因是胃癌，而心脏病和动脉硬化的发病率却很低，我想这可能与他们以米为主食以及遗传有关。另外，有一组在美国旧金山的中国城进行调查的医生报告说，他们曾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三代纯种的华人后代的研究结果，做过比较，发现心脏病的发病率在第二代身上已直线上升，并且与美国人中的发病率相等。

存在于硬化了的动脉中的化学物质，与奶油食物中的化学物质相同，特别是那些脂肪食物、海产品和奶制品：如奶油、奶酪、肥肉、煎炸用的植物油、猪油、蛋黄、虾、龙虾等。一般来说，收入较高和生活富裕的人，最易得心绞痛和中风，而脑力工作者的发病率又高过体力劳动者，这可能与饮食和劳动的多少有关系。

实验证明：鸡很少会发生心脏病，除非是在它的饲料中加入奶油。但若把这些致病性物质（胆固醇、甘油三酯）在心脏病发作之前从鸡的食物中除去，冠状动脉中的牙膏样物质就会被吸收入血，不再有心脏病发生。另一方面，那些晚期的蛋壳般的动脉硬化表现，多发生于四十五岁以上的人。在这些人中，即便减少了食物中的脂肪，也不能使那些硬化物质被吸收入血或发生改变。硬化的动脉是妨碍人类长寿的主要原因，也是老年人与青年人的最大区别。

假若你关心自己寿命的长短，就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1、不要吸烟；
- 2、避免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
- 3、加强运动；
- 4、留意糖尿病，高血压及胸中部疼痛的发生。

这些都是与你的健康有密切关系的事情，你是现在就重视它，还是留待将来，决定权在你。

四、死亡的概念

自古以来，人类始终不断地在猜测人死后是否还有生命，但因证据不足，一直都是个谜。不过最近我们已收集到大量的资料，足以证明和使我们相信，人死后有生命。尽管如此，“死亡”一词仍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因为它和生相对，是从有变无，很难用简单的定义加以说明。

什么是死亡？我们知道，却回答不出来，这点即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也难以解释。还有，对死亡和死亡阶段的争论，以及何时才可以停止对已死病人的抢救，这些大家都有着不同的意见。临床死亡是指心跳、呼吸停止；生物死亡是指一切组织退化失去功能；法律上的死亡，是指对一切有效的复苏抢救都不产生反应而言。虽然生物性的死亡是肉体生存的结束，但人类始终期望着永生。因此我们当从圣经中寻找死亡的定义，这定义就是“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雅各书 2:26）

想用科学来证明死后有生命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能使一具已腐烂的尸体复活。不过据我所知，圣经上曾有使死人复活的记载。例如：以利亚救活寡妇的儿子（列王纪上 17:17-24）和书念女人的儿子（列王纪下 4:32），以及以利沙的骸骨使死人复活（列王纪下 13:20）。在新约圣经里，主耶稣亲自救活过三个人，他们是睚鲁的女儿（马可福音 5:21-24）、拿因城里寡妇的儿子（路加福音 7:11-15），和拉撒路（约翰福音 11:1-44）。每一个星期天基督徒聚会，就是纪念耶稣死后三日又复活。

有许多报告指出，当人死的那一霎间，灵魂离开人体；在一些可逆性死亡中，当人复苏时，灵魂又进入人体；至于不可逆性死亡，除了圣经中曾记载的复活之外，灵魂从未重入身体，这就证明了圣经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讲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同时也说明了，那些经历过复苏抢救后又复活的人，为什么没有受过审判的报告。至于某些复苏病人不相信死后有审判，“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后书 11:14）

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在死亡之门以外，还有另外的生命，这可以用一些事例来加以说明。下面是一位经过复苏抢救后重获生命的病人的自述：

“我记得我的头部先出来，然后我漂浮到屋角，我的妻子在哭，我企图告诉她我在这里，没有事，但她不看我，也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我经过两个医生，向下看我的身体，衣服已经被火烧毁，脸则是一团烧焦脱落的皮。医生在问：‘机器调到四百没有？’然后他把两个连接着电线的金属片放在我胸上，我看见我的身体在跳动，就在那时，我知道我已回到自己的躯体内，我的胸部就象被骡子踢了一样的痛，真不如刚才的那种滋味好受，当时的情节我至今记忆犹新。”

相信死后有生命已是相当普遍的事，有的人经过研究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人多多少少都相信死后有一种东西存在。圣经上说，当人被造好以后，神把对永生的渴求放入每一个人的心中：“.....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传道书 3:11）就象飞鸟、鲸鱼以及其他动物，能准确的寻找它们的归宿处一样，永生的盼望已在人的心中根深蒂固，从而使人类世代地寻求他们的创造者。

没有圣经之前

数千年前，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信奉死后有生命存在。有些人把死者与花同埋，并认为死亡是一个值得庆祝的重大时刻----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埃及死亡之书》是人类历史上最早记载死亡的书，它收集了许多祷文，和指导人到另一个世界应如何做。

最先提出灵魂不死这个概念的是埃及人，当人死了，他们就把死人的尸体仔细地包裹和给他穿戴整齐，然后洒上香料，随同他平常用的装饰品、生活用品、食物及武器等等一齐埋葬。因他们认为坟墓代表了未来的家，活着地位越高的，他的墓地就越大。例如法老的金字塔这些世界上著名的古迹，就足以说明当时的人深信人死后有生命。埃及人的死亡史册写于公元前二千五百年，而那些坟墓的建造，则比此书还早一千年。正如大多数人一样，埃及人认为死亡是生命的间断，而不是终结。

西藏人的死亡史册虽到公元后八世纪才出现，但上面却记载了许多世纪以前，东方人对死后生命的信念。书中不仅描述了死亡的礼仪，而且详细地叙述了肉体死后，灵魂的不同阶段，根据书中的记载，人死后就舍弃了他的躯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发光”的身体，这身体可以在瞬间穿越墙壁，自由自在通行无阻。他可以看到他的亲戚、朋友在为他准备丧事和哀悼他，这个新释放的灵魂感觉很敏锐，他可以看见其他的灵魂，或者可以遇见一种给他平安和满足感的“亮光”。但最终，他要按照他生前的所作所为接受审判。还有书中也论及了不少有关灵魂的其他旅程和死亡步骤。

巴比伦人对死后的生命也有记载。他们相信死后复活、审判和惩罚，并将盛着食物和饮水的器皿与死者同葬。如果是男人，他们多半再埋上他谋生的工具；与女人同埋的则是梳子和化妆品。

波斯人认为，灵魂离开身体后要来到收集人的桥呆三日，在那里善灵和恶灵会斗法，抢夺这个人的灵。如果善灵得胜，这个人就会坐上一艘被歌声缭绕的船；如果恶灵得胜，那个人就会进到深渊里。

希腊人比世界所有民族的认识深了一步，他们相信死亡仅是人体的死亡，而灵魂将不死。希腊诗人芬得斯（Findas）认为，有些灵魂能重回地上成为聪明的人。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Plato）也认为，人死亡时灵魂从身体中分离，他可以自由活动，可以与其他分别已久的亲戚、朋友的灵魂相遇谈话。他们这些活动都是在一个光明的环境中进行的，但最后灵魂要受审，在那一时刻，他过去所做的一切都将呈现在他面前。

著名的雅典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也有相似的论点。谈到他自己的死亡时，他说他的灵魂将要到一个象是看不见的、圣洁的、永生的地方，他要在那里与神共度永生。当有人问他死后希望安葬在什么地方时，苏格拉底用他不朽的话语做了回答，“假若你能捉到我，你就埋我。”这说明了他将不存在于他的身体内。记得在《文坛》一书中，柏拉图描写了一个叫珥（Er）的士兵，在战场上死亡的情形。他看见自己的身体被放在火葬时烧的柴上，他相信他的灵魂已离开了身体，正在一个屏障或是“通道”的地方。这是一个从今生前往

另一生命的通道，在那里，灵魂将按其在这世上的表现，接受神的审判。有的灵魂将看见一束照着天堂入口的亮光，而有的则被扔进地狱。珥没有接受审判，他又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随后他就在柴堆上醒过来，并且能叙述这个惊奇的故事。接着柏拉图告诫他的读者说：“我奉劝各位，谨遵天示，追求公义和美德。要知道我们的灵魂是永存的，所以我们能面对临到我们的各样好事或坏事。”

与柏拉图同一时代的希腊学者丢西斯（Thucydides），曾描述过卜鲁布尼逊战争（Peloponnesian War），他讲到波勒哥斯（Pericles）为第一次因战争死亡的雅典士兵所致的颂词中，没有提到有关永生的问题，不过波勒哥斯认为，为国牺牲的士兵的精神是不朽的，因为国家的利益就是生存的目的。

在共产主义的国家里，也有同样的信念。在克里姆林宫的墙外，成千上万的人列队瞻仰列宁的遗体。因为他是他们国家的创始人，是他们心中的“神”，他的尸体被保存得很好，如同活人一样。

其他的意见

有关死后生命的记载。世界各地的记载虽然不一样，但都大同小异。在中非洲的一些民族中，他们也承认死后有灵魂，寡妇要时常呆在坟墓旁边，看守她丈夫离去的灵魂。

美国的印地安人也与埃及人一样，相信死后有生命，他们把弓箭与死者一同埋在坟墓里，以便他们在来世游猎时使用。

印度人相信有天堂，在那里的河旁有珍珠、花草和优美动听的音乐，并且充满了欢乐和愉快。

佛教徒大部分的教派均认为死后有美丽的乐园，他们说生命在那里很快乐，并且是无穷无尽的，他们不承认有地狱的存在，但到达那乐园要经过好几次投胎才能成功。

回教徒相信死后去的乐园，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好，但必须信奉真主，否则就到不了那美好快乐之地。

下面让我引用，生在耶稣之前的罗马哲学家卡图（Cato）的一首诗，作为人类对永生信念的总结：

“一定是这样，柏拉图你说的对：
这种欣喜的盼望，醉心的渴想，
对永恒的追求，
还能从何处来？
这种对归于无有的恐惧，
和深处的焦虑，
又是从何而来？
心灵为何退缩，
为何惊于毁灭而裹足不前？
这就是存留于我们之内的神明：
是天命亲自指出那身后之事，
并将永恒安置于人心。”

耶稣基督的时代

正如人类以耶稣的降生作为公元前、公元后的界限，历史和哲学的辩论也以它为分水岭。基督教文化对死亡和永恒的看法，虽与古人的看法相距不远，却补足了那失落的一环---就是造物主以人的形状向被造之物自我启示。

在大概主后一百七十七年，里昂主教爱任纽（Irenaeus）曾讲到，当人死后，灵魂虽脱离了身体却仍然存在，他用新约圣经来说明，一个人是由身体、魂和灵组成的。

神---灵魂的创造者指出，得救赎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耶稣基督，而基督徒也都承认灵魂不死这一真理。让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六至九节，“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同样，保罗也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当所有的病人述说他们从一个生命转到另一个生命时，不管是美好的还是恶劣的，他们多半是在一个被屏障隔着的，不能进入的地方遇见他们所亲爱的人。有些时候，他们能看到一团光，这光可以是代表一个十分明亮的地方，也可以是天使，而他们所见的魔鬼以及其种类则多半被形容为是属黑暗的。不过，我们得记着，一切描述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都受这些病人自己的文化背景影响，而我们如何对待他们的描述，也将受我们对圣经真理的理解和个人信念的影响。

要看见才相信

保罗在圣经中写得很清楚，基督徒是被耶稣从罪恶和死亡中解救出来的。“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叫我脱离那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罗马书 7:22-25）

如果我们象基督徒一样，被耶稣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为什么大多数的人还如此憎恶死亡呢？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体验了现在的生命（人性的、自然的），了解它的真实性；而对另一个生命（超自然的）却看不见，也没有实践过，所以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神在圣经中的应许。除非我们相信神，借着主耶稣在他里面重生，否则我们是很难不惧怕死亡的。

正如找到了一块挪亚方舟的木头（注一），即可帮助印证圣经中关于洪水的记载。现在，我们有一些见证---即那些死了，经过抢救而又活过来的人，讲到另一个生命的经历，证明了的确有“乐土”和“苦难之地”，那么，圣经所说的应该是真实的吧？如果圣经不单是一本历史书，而且也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而耶稣从一个不可逆的、完全性的生物性死亡中复活过来，那就是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大多数的人是看见才相信，就象我们不买我们没见过的货品；但我们却会买那些我们的朋友曾用过的货品。所以当人们问我，“你自己没有亲自去过那里，如何能知道死后有生命呢？”我只好用费城的史杜化医生（Dr.Stover）的话回答：“没有，我没有去过那里，但我有一位亲密的朋友---耶稣基督，他曾去过那里。我只是把他的经历复述给你听吧！”

（注一：挪亚是圣经的人物。圣经记载神曾因人犯罪，降下四十昼夜的洪水，淹没地球。挪亚在神指示下做了方舟（大船），结果全家得平安。）

两个没解决的矛盾

对于生和死这两个未解之谜，人类一直在寻找答案。但是由于知识、经验和五官的感觉是那样的有限，与神比较，人就象个昆虫一样。虽然人生活在世上如同沧海一粟，但是，他却以为自己通晓万事。下面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医生，在使一个病人暂时复苏后的一段叙述：

当病人复苏过来之后，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那样的沮丧。他告诉我他在寻求生命以外的东西，我虽不明白，但我必须听他说，因为那晚我是被叫到他在比华利山的家中出诊。我到达那里时，发现他躺在地板上，嘴边有枪弹穿过的痕迹。经过我的抢救，有一段时间他的神志比较清醒，我问他痛不痛，他摇了摇头，我告诉他我要努力抢救他，他点头表示同意。不过他在临死之前这样说：“我吓坏了，不要叫我再回到地狱中去，我现在看见了它。”有一点很遗憾，就是我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

我们看不见那不死的灵魂从人死后的身体中出来，就认为灵魂不存在。但我们得知道，我们了解真实的能力，是被我们的五官感觉（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和味觉）所限。

有关灵魂的一些看法

如果我们没见到它，我们会说它不存在，但纵然我们看到，我们仍会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了解。”（马太福音 13:13）这曾是我不能理解的问题之一。

很多有临床死亡经历的人，曾看见他们与自己死了的躯体分离和成为灵魂的形状，他们也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听不见他们对我们讲的话如前所述，他们不理解为何在屋里的人，都只望着那已死的躯体而看不见“真正”的他们----即那已‘离开’躯体的人----他们可以看见屋里的每一个人和听到他们讲话，但是屋里的人对他们却看不见，听不到。显而易见，在现实生活中，你我对于这个属灵世界是“盲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个死亡了的躯体，就认为占有这躯体的人已经死了。而事实上，这个“人”已经脱离了无生命的躯体，继续生存着。

所罗门在传道书十二章七节，叙述了一个信徒对死后躯体归土的概念：“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生命从一种形态转化到另一种形态，就如同毛毛虫蜕变成蝴蝶那样，是从普通的到美丽的，从在地上受束缚的，到那无限制的境界。

圣经中的创世记这样讲，“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记 2:7）因此西方悼词中的“尘归尘，土归土”就是从这段经文出来的。科学##迄今还未能对人的起源和结局提出完满的答案，而圣经却对这方面有很清楚的说明。躯体老了，腐朽了，回到尘土中去，但神创造的灵魂却永远生存。圣经中的但以理书曾提及，复活时我们的身体将从泥土中再生：“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 12:2-3）另外以赛亚书也有一段关于复活的记载。“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以赛亚书 26:19）

当然，这些章节是叙述人死后，躯体与灵魂分开，以及复活时灵魂与新身体再结合，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的情况。所以旧约多讲到复活，新约多谈及永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至八章，强调了基督徒死后灵魂的所在之处，“从躯体中消失，而与神同在。”耶稣曾对那在十字架上悔改了的强盗说，他将与他同在天堂，其日期不是下周或明年，而是“今天”（路加福音 23:43）。1

人赤裸裸的死去，纵然殡仪馆的商人以最巧妙的手法，也不能使它吸引人。死后的身体成了一个空壳---原先活生生的细胞原浆质，变成了一个冷无生命的东西，并且等待着回到它原来的尘土中去。死亡从来就不徇任何人的情面，在它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无论我们愿意付出什么代价，都不能要求减缓。总而言之，每一个人都在它的掌管之中。

似乎是个很矛盾的事情，那些生活过得有意义的人，反而比混日子的人不怕死。如果我们的现实生活是无意义的，那么死也将是空虚和无意义的，从生到死我们都不会损失什么。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岁月过得很快，而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短暂的。保罗曾提醒我们，“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罗马书 13:11-12）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圣经章节，也强调了人生的短促，若不好好的抓紧和使用，你将要后悔。

诗篇九十篇这样写道：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诗篇 90:9-10）

约伯也说过：

“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约伯记 14:1-2）

还说：

“我已经象灭绝的烂物，象虫蛀的衣裳。”（约伯记 13:28）

令人鼓舞的是，基督教的道理是多讲生命而少谈死亡，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会比一个人的生命更为重要。想到人的死亡，就当明白应如何好好的去生活。当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的主角）在说“是与不是”（to be or not to be）时，他正在徘徊思索生死两难这个问题。同样，圣经中最古旧的一卷书，约伯记的作者约伯也有这个疑问：“人若死了，岂能再活？”（约伯记 14:14）但是，他用以下的话回答了他自己的问题：“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象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约伯记 19:25-27）

作为一个基督徒，死虽有可怕的一面，但我们可因那确信可得的得胜生命而接受它，因为耶稣曾去过那里，而战胜了一切死亡，并应许赐给我们死后一个新的生命。“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约翰福音 14:19）

五、最后的奇遇

对人类来说，死后的生命是一个谜，也可能是希望。近来，我常与从死亡中复苏过来的病人当面交谈，发现他们的经历是好坏参半的。某个病人，可以有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美好回忆，而另一个病人，则可能认为他的经历不好而予以隐瞒。在以下的篇幅里，我们将要叙述一些“好的”、“坏的”和“奇怪的”死亡经历，不过在讨论这些奇特经历之前，先让我们看一个典型的灵魂离开躯体的经过。

灵魂脱离躯体的典型例子

灵魂脱离躯体的程序，通常如下：濒死的病人突然昏厥或在无痛下失去知觉，但他却仍能听见医生宣布他已死亡。随后他发现他已离开了自己的躯体。于是，如同一个旁观者一样，在屋子里观察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看见医生在抢救他的躯体，有时因为视线受阻，他不得不绕过他人；他也可能会站立或漂浮在医生和护士的背后，从他们的头后面向下观看他们的抢救工作。他知道有谁在房子内，也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很难相信自己已死了，且不信那个无生命的身体就是他自己，他感觉很舒服，那空了的躯体就好似一件奇怪的物体。

当他习惯了这种奇特的情况之后，就发现他有了一具超感觉的新身体。他不是一个鬼魂，正如以前一样，他有思想、有感觉，并可以讲话，不过现在他又加添了能力：他可以自由往来和做任何的事情，另外他也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当他经过一个长的、有墙壁的黑暗通道时，他可能会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他的速度可以或快或慢，但他不会碰着墙壁，也不会摔倒。当他到达通道尽头时，他也许会看见一个非常美丽和光亮的地方，在那里，他能与以前死亡了的朋友和亲属谈话。他可能会被一个光明使者或黑暗使者接见，那地方通常都美得难以形容，它可以是一片绵延起伏的大草地，也可以是一个华美的城市；但也可能是一个无法描述的可怕的地牢或大洞穴。他过去的一生也许会在那一瞬间重现，好像是审判前的预告。

正当他与他的朋友或亲属一同行走时，就会碰到一个他不能超越的屏障，使他必须回转。就在那时，他突然地发现他已回到自己的身体中，他感到有一种电流的刺激，或因别人挤压他胸部而产生的胸痛。

一般说来，这样的经历对一个人的人生和性格，有着很深远的影响。若经历是愉快的，特别是当他发现死亡本身是不痛苦和无恐惧时，他将不再惧怕死亡，他甚至渴望这种经历再现。但有时，当他把这经历告诉他的朋友时，他可能受到嘲笑或讽刺。在这种情况下，他将会保守此秘密而再不述说，因为用话语来形容这些非地上的事情已是十分困难，更何况当事者还遭到别人的嘲笑呢。至于那些不愉快的，或是遭受惩罚的经历，他更不会吐露半句。

可怕和愉快的经历可能会是一般多。如同那些有好经历的人一样，有可怕经历的人，也能看见别人在抢救他们的身体，同时也不相信他们已经死了。当他们离开房间以后，就进入一个黑暗的通道和潮湿的环境。他们看见一些奇怪的人潜伏在阴影之中，或在燃烧的火海旁边，那些可怕的情况难以形容和不堪回忆。所以它不象愉快的经历那样，容易得到比较确切的描述。

立刻同死亡后被抢救复苏的病人交谈，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因那时他们正在困扰中，需要帮助。也就是说，在他还没有忘记和隐藏起那些经历之前，和他们谈话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这些奇特的反面经历，将深深地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对死亡的看法，我没看到一个有此经历的人，永远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

我的观察

我是在看了伊利莎白·谷巴·露丝（Elisabeth Kubler-Ross）著的《在死和死亡边缘》一书，以及瑞蒙·慕迪医生（Dr. Raymond Moody）有关《生命以后的生命》的报导之后，开始研究死后经历的。我真不相信这些事情，他们的那些叙述太好了，太乐观得令人难以相信。当我年幼时，我受过了“好地方”和“坏地方”——天堂和地狱的教育。当我抢救的一个复苏病人，告诉我他曾去过地狱之后，我随即相信圣经是真实的。我认为有的人要到“坏地方”去，但是很多的叙述都是到“好地方”去，所以我想某些“好的”经历，可能是撒但（魔鬼）装作“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后书 11:14）给人的一个错觉。或者那有美好环境的相遇地方，是代表一个“挑选的地点”，即仅是个预先审判的地方，所以大多数人都会提到有一个不能超越的屏障，病人都在通过屏障之前回到他们的躯体。例外的仅有少数，他们被允许通过屏障，到达那看来好像天堂或地狱的地方，这些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研究了这些结果之后，我认为瑞蒙·慕迪医生和谷巴·露丝所报告的，以及后来卡尔斯·奥斯和厄伦德·哈瑞森医生（Dr. Karlis Osis and Erlendur Haraldsson）写的《在死亡时刻》中的例子，不全是病人自己的回忆，而是这几位医生的叙述。我发现大部分坏的经历，都被病人深深地压到下意识和潜意识中去了，因为它们令人太痛苦和受到困扰。所以当病人清醒后，他们只回忆那些好的经历，或者根本不谈任何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还有部分病人，因为受到复苏术间断的影响，他们可以“死亡”和“复活”好多次，并有几次灵魂离开躯体的经历，可是他们记住的也仅是那些好的经过。

据我所知，与谷巴·露丝医生和瑞蒙·慕迪医生，以及其他的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专家交谈过的病人，都不是他们亲自抢救复苏的，而且他们同病人交谈的时间，并非即刻，而是在病人复活几天或数周后。我曾多次询问过我亲自抢救复苏的病人，十分奇怪的是，我从中发现了很多坏的经历。所以我认为，如在病人复活后即刻与他（她）交谈，就可以发现相等的好、坏经历。但是，由于许多医生不想证实有灵魂，就害怕去询问病人有关死后的经历。

很多年前，著名的精神病专家马耳斯医生（W.H.Myers），发表了他对在复苏即刻就进行交谈的意见，他说：

从一些刚刚由昏迷中醒过来的病人口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较多的东西，这些当时提供的情况，要比以后回忆的为多，并且应该立刻记录下来，这样可以避免它们从病人的潜意识中很快消失掉，即便病人将来不死，这做法也是必要的。

在我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询问过一些曾使病人复苏的医生，在他们的报告中，“好的”和“坏的”的经历是相等的。这样加上我过去遇到的，就有大量的、足以信靠病例可以用来比较和探讨。

过去的奇遇

重温有关文献，我发现在圣经中，有一例近似口对口的复苏抢救例子（参列王纪下四章三十四节）；另外在公元八世纪，藏族的《死亡之书》也有首次记载。古代的观念和现代经历的雷同，的确令人感到意外。它们有关于灵魂离开身体的描述和灵魂如何有身体的感官，只不过现在比过去更详细。据记载，灵魂在瞬间内可以穿过墙壁、岩石或者其他障碍物，也能随意行动。灵魂可以在光亮的环境中，遇见他们已死去的亲属。灵魂将根据他生前的所做所为接受审判，和有不同的命运。

其次，我看见一个早在一千七百年的瑞典著名作家，以马内利·斯伟顿保（Emanuel Swedenborg）的著作，他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在一次死亡中，他的灵魂离开了身体，他看见

和清楚记得所发生的事，那灵魂离开身体的过程和发生在其他从死里复活的人身上一样。他首先遇见了天使和一些灵魂，他们在用同样的语言谈话，在那里天使和灵魂的话语进入了他的思想中。他发现他的朋友仍旧认识他，以前他曾讲过和做过的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下呈现在天使面前.....在死后任何事物都不能隐藏。

对我更有价值的，是堪萨斯州的威尔斯医生（Dr. Wiltse）在一八八九年的报告，他叙说了雷尼斯医生（Dr.S.H.Raynes）治疗他的经过，这件事曾记载于一八八九年十一月的圣鲁易内、外科医学杂志上（St. Louis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有一次，威尔斯医生因患伤寒病昏迷，当雷尼斯医生发现病人停止呼吸三十分钟，而且在四个小时内摸不到脉搏之后，他认为病人已经死亡了，这时教堂的丧钟也敲响了。当回忆他自己的死亡时，威尔斯医生说：

当我再恢复意识后，察觉我仍在自己的躯体之中，但那个身体和我不再有共同的兴趣了，我第一次用惊奇和愉快的眼光看着我自己。作为一个医生，我观察到自己身体构造的奇妙，（他明白到他自己是个躯体的灵魂，所以这样想）按着人的定义，我已经死了，然而我与一个活人却毫无不同之处。

我要离开自己的身体了，我看着这件有趣的事情在进行----灵魂与身体的分离.....我清楚的记得，我的形状和颜色如同海蜇，又象一个肥皂泡被困在水管里一样，上下左右的漂浮，最后我脱离了身体，慢慢的上升，逐渐变成人的形状。我似乎是蓝色或半透明的，当我要离开房间时，我的肘部碰到了站在门里的一、二个人的手臂，但非常奇怪，他们的手臂毫无阻挡的穿过我的手臂，而那分开的部分，就象空气再结合一样，无痛苦的又连接起来。我马上定睛注意他们的表情，他们的反应仅是站在那里，看着我刚刚离开的那条长凳，我顺着他们的视线望去，发现了我已死的身体。那个躯体稍微向右倾侧，好像是我经过千辛万苦才躺成那样的。我两脚靠拢，双手放在胸前，那苍白的面孔使我感到万分惊讶.....有两个女人跪在我的左边痛哭，那是我的妻子和妹妹。我想引起人们的注意，想安慰和告诉他们有永生之事。于是我开玩笑般的向他们鞠躬，并举起右手同他们打招呼。我穿过他们，但他们竟对我毫无反应，这情况令我覺得好笑，我大声的笑了.....最后我自言自语的说：“他们只能用肉眼看人，却看不见灵魂。他们只注意他们认为的我，但他们错了，那不是我，真正的、活生生的我并不在那里。”

我想我现在多么好，仅在几分钟以前，我还患着很重的病，而且非常痛苦，接着我最惧怕的死亡来临了。不过目前这些已成过去，我仍然是一个人，有生命、有思想，甚至比以前更聪明了，我不会再生病，也不会再死了。就在这种极度的兴奋中，我跳起舞来，然后转身往门里看，发现我那个身体的头部已与我成了一条直线。

他接着说他被举起来，有一只手慢慢地将他送入空中，然后他就向前走去。

我因道路被石头阻碍而停下，心中奇怪为什么这么美好的道路被阻塞了，正当我考虑当怎么办的时候，有一块一个立方米大小的黑云飘到我头上，我察觉到一种不能看见，但却存在的东西从云的南面进入。那东西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它好像是一种极大的智能充满着这云雾.....（而当云雾）在我头的两边稍为停留的时候.....一些不属于我的意念进入了我的思想。我说这些意念是它的，不是我自己的，我不能驾驭这些意念，它们好像是希腊文或希伯来文。但在我的感觉上，却如同我自己的母语一样，我觉得他在说：“一切都很好。”接着这个东西又告诉我：“这是通往永生之路，那些岩石是两个世界和生命的分界线，一旦你通过了，你将永不能再回到你的身体中。如果你在世上的工作已经结束，你可以通过这些岩石，但若考虑之后，你认为事情尚未做完，你仍可以回到自己的躯体中去.....”我曾试图越过那

界线，我接近它，当我抬起左脚要踏过那界线时，有一块黑云来到我的面前，我知道我应该停止。顿时，我的移动力和思想力都失去了，我两旁的手觉得无力，头也垂了下来，云彩碰了我的脸，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未经思想，我就毫不费力的睁开了眼睛，我看了一下双手和所躺着的病床，就知道我已回到自己的躯体中，我惊讶和失望的喊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要再死去！”我虽然十分的虚弱，虽然他们命令我不要出声，但我有足够的力量把我以上经历过的讲出来。很快，我复原了。

有关我以上所讲的这些事情的真实性，以及我当时身体的状况，有许多人可以做见证。另外如上所述，我身体在屋内的情况，他们也都在场和亲眼看到，所以，我一定是靠其他方法看见这些事的。

他如何能在无生命功能的情况下活三十分钟，我是无法明白的，因为只有少数病人能够叙述死亡和真正经历死亡。

有一位名叫德怀特·慕迪（Dwight Moody）的芝加哥鞋商（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传教士），在一八九九年八月，纽约的一个炎热的星期天对人说：“有一天，你将会在报纸上读到我死亡的消息，但请你千万不要相信，因为那时我比现在活得还好……我肉体的出生是在一八三七年，我灵的重生是在一八五五年，肉体可以死亡，但重生的灵将永远生存。”

在那一年年尾，慕迪已濒临死亡边缘。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慕迪的儿子威尔（Will）听见慕迪在他自己的房内说：“大地消失了，天堂之门将为我打开！”威尔赶快跑进他父亲的房里，慕迪说：“这不是做梦，它真的很美丽，假若这就是死亡，那将是甜蜜的。神在呼唤我，我必须走了，不要叫我回来。”说完他就渐渐的昏迷了，一点也不痛苦。经医生努力抢救后，慕迪又清醒过来，他想知道每一个人都在何处，他说他离开了这世界，“我到了天堂之门，那很美丽。我看见了孩子们。”当问他看见了谁时，他说：“我看见了艾琳和德怀特。”他明白他的生命快结束了，于是又说：“如有可能，我愿继续活下去，但若时间到了，我已做好准备……我知道神愿意的话，他可以做出奇迹。医生，我要起来，我可以坐在椅上死去，也可以躺在床上死，是吗？”

终于，慕迪得到了永生的信号，他说不必再留他，那马车已经出现在屋子里了。由于慕迪曾渴望死，并暂时经历了死亡，又在看见了他死去的孩子和天堂的情景之后复活过来，所以，最后他满怀期望地安祥死去。

另一个讲述死后生命例证的，是一位精神分析学的老前辈容革医生（Dr. Carl Jung）。有一次，他因心脏病发作呈半昏迷状态。由于心脏暂时性停跳，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躯体，他觉得他在一种发亮的蓝光中向上飘。后来，他在一座神殿面前停下，那门被一团火光包绕着。他说，他无法形容他所看到的美丽景况和激动的心情，因为他从未经历过，所以他认为那是一种集现在、过去及未来于一刻的奇异经历。他没有讲关于屏障和审判的事情，可能他在那儿呆的时间不够长。

在以往的历史上，描述过死亡经历或濒死经历的人包括爱迪生（Thomas Edison）、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伊利沙百·白朗宁（Elizabeth Browning）、艾迪·里根贝克（Eddie Rickenbacker），以及作家露意莎·美·实尔科特（Louisa Mae Alcott）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观察和思想。

近代的奇事

我的一些病人有令人惊讶的回忆能力。他们不但能够把抢救时发生的事情正确的讲出来，还可以讲出我们所使用的抢救方法，以及当时屋内每个人讲的话，穿的什么衣服和衣服的颜色。由此可见，当病人昏迷时，灵魂是离体而存在的，而这种昏迷有时竟可达数日之久。

还有这样一个例子，事情的主角是一位护士，由于她有发作性的胸痛病史，我就去医院为她的心脏情况会诊。但是我在病房里找不到她，她的同房告诉我她可能去了放射科或是浴室。我敲了下浴室的门，里面没有人回答，为了避免令浴室的人窘迫，我慢慢的推开了门，想看是否有人在那儿。

当我打开门时，看到那护士正是挂在浴室门后的衣服钩上，她个子不高，所以当门被推开时，她就随着摆动起来。原来她把一个用做治疗有颈部疾患病人的软领，挂在衣钩上，然后又把这个软领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渐渐的弯曲膝部，直到昏迷。没有窒息或阻塞----仅是逐渐的眩晕，眩晕的时间越久，她下堕得就越严重。当我发现她时，她的脸、舌和眼都突出和肿大，面色黑紫，身体其他部分是死灰色，看样子呼吸已停止好久了。

我迅速把她从钩子上救下来，使她平卧在地板上，她的瞳孔扩大，颈部摸不到搏动，胸前也听不到心跳。我开始做心外按摩，她的同房也去找人来帮忙抢救。不久，氧气面罩代替了口对口呼吸，但电击后心电图仍是一条直线（表示心跳停止），没有一点反应。

于是我在静脉内给她多次注射碳酸氢钠和肾上腺素，并不断再加入其他药品，以维持她的血压和纠正休克，然后她就被送入重点抢救病房（深切治疗部）。她继续昏迷了四天，瞳孔扩大，表示大脑因缺血而受损伤。但奇怪得很，不久她的血压渐渐恢复正常，尿量增加，最后她所有的功能都正常了。数月后她上班了，而以前由于车祸造成的长期头痛，和严重抑郁状态，现在都消失了，好像那一段时间的脑部缺血，把她的这些病治好了。

当她从昏迷中醒过来的第二天，我问她是否能记得发生什么事，她讲：“我记得你抢救我，你脱下咖啡色的外衣，把衣服扔在地板上，然后你又摘掉你的领带，那领带的图案是白色和咖啡色相间的条条。那个来帮助你的护士看来很担心，我想告诉她我很好，但你叫她去找一个氧气袋和静脉输液用的设备，以后又来了两个抬担架的人，这一切我都记得很清楚！”

我回忆----她那时是深昏迷，而且一直昏迷了四天。当我脱掉外衣的时候，仅有我们两个人在房内，而且她那时已经死了。那些从死中复生的人，可以讲出抢救时室内任何人的讲话，难道听觉是在死亡时最后消失的？我不了解，不过我将在以后的病例中仔细地研究它。

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来我的诊所看病，说他胸中部有压缩性疼痛。他进门时，用手捂住胸部，走着走着，突然倒下了，他的头碰在墙上，接着抽了一、二口气，就停止了呼吸。我忙拉开他的衬衣，趴在他的胸前，听是否还有心跳，但心跳已经停止。于是我马上采用了人工复苏术，希望帮助他恢复呼吸和心跳，心电图呈示心室纤维性颤动，而每当我们使用电击时，他的身体就跳动一次，以后他醒了，挣扎的坐起来，但心室纤颤又发生了。他再次倒下，头碰在地板上，这种现象大约共出现了六次。非常奇怪，当第六次以后，静脉再给了一些支持药物并继续使用电击后，他的血压、脉搏都恢复，同时也持续稳定，不久神志也清楚了。病人一直活到现在，已经八十一岁。

有一天在我的诊所里，他想起他那反复了六次的临床死亡中的一件事，他说我当时曾对另一个与我一同参加抢救的医生讲：“我们再试一次，若电击再不成功就算了！”接着他问我：“你说算了是什么意思？你们在抢救的是我呀！”虽然他那刻不醒人事，但他听见了我讲的话，我当时真希望我没讲过那句话。

幻觉

经常有人问我，这些好的和坏的经历，是不是病人因严重的疾病或是抢救时用的药物，而引起的幻觉？另外，会不会是病人在异象中看见了他们所想看的事情？会不会因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而受影响？这些被报告的经历是普遍的或只是异象？对于那些宗教背景不同的人，他们的经历是否相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卡尔斯·奥斯医生（Dr. Karlis Osis）和他的同事，在美国和印度进行了两个研究他们对一千个从事抢救死亡病人的医生和护士，提出了一些问题，下面就是这些问题答案的总结。

1、那些曾服用致幻药或镇静剂的病人，比未服用者较少有死亡经历。药物所致的幻觉，多半是病人的现实生活，而不是见到另一个世界或境界的异象。

2、可以产生幻觉的疾病，如尿毒症、化学中毒、以及颅脑损伤等，反而很少发生有死后的经历与其他情况。

3、在死后经历中所见到的天堂、地狱，不是他们过去曾想过的，他们见到的都是从未思考过的情况。

4、这些异象和想象无关，因为事前并不知道哪个病人会有这种经历。而这些异象和经历，在一个相信自己会复原或必死的病人身上，都会发生。

5、这种经历不受文化背景和宗教的影响，无论是美国的还是印度的濒死病人，都说看见了黑暗的通道、亮光和已故的亲属等等。

6、应该肯定的一点是，有宗教背景的人肯定会认出他所遇见的神灵。印度的佛教徒不会看到耶稣，也没有基督徒会看到印度的活佛。神灵不能自己证明自己，而是被观察者所证实。

加州大学医学中心生理学副教授查尔斯·加非勒医生（Dr. Charles Garfield）总结他的经验说，死后所见的异象与药物幻觉，以及病人在极大痛苦中的联想都不同。我自己的观察也证实了这点，药物的影响，酒精性震颤，一氧化碳中毒与精神反应所见到的，大半是今世的事物，决不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六、升到天堂

在另一个世界所见到的各种情况，曾被描述为天堂一般，是快乐，令人振奋和难以形容的。其中多数资料的获得时间，是在病人复苏后几天之内。有过这种经历的病人，他们大半都相信死后会有一个平静的来生，这可能是对的；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他们很可能是得着一个错误的印象；至于那些有坏经历的病人，在他们脱离了那环境复苏之后，就忘记曾经经历过的。下面，我们将要谈那些坏的经历，不过目前我想先讲那些愉快的经历。

为什么我要公布一些由别人供给，而又可能没代表性，和与圣经不符的经历呢？因为首先我得将送来的报告如实记录下来，直至我们能做到在事发时立刻准确地记载事情发生的经

过为止；其次，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它们是否符合某一种哲学理论，或是任何的宗教信仰，我把这些报告如实告诉你，然后再提出我的观察，和我认为其与圣经相关联的程度。所以你的结论很可能与我不同。

不同的经历

在愉快的经历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虽然发生的事情都很相似，但经历的不同。病人回忆这些经历时，有些资料或许会经过修改，有的或许会被遗漏了。下面是一个二十岁的妇人的经历，她看见了自己的死亡，以及怎样离开身体，但是她没有通过那个“通道”：

那是我生下我那唯一的孩子约一小时后，由于大量的出血，他们忙把我从担架抬到床上，要送我去外科做手术，我看见不断地有血从担架流到床上。这次我的出血量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好像随着每次心跳，都有血从我身上喷出来，我觉得这次我肯定要死了。当我被送到手术室时，我突然发现我不在自己的躯体之内，我忘记是怎样离开身体，但至少我感觉不到痛苦。我漂浮在天花板的左角，从上面向下看我的医生，我不喜欢他，因为他正在大声地向护士发脾气。我想他一定是因为我的病情而发急，现在我敢肯定我要死了。

他们给我预备注射药物叫我睡去，但我认为在他们止住我出血以前，我就会死掉了。我看见我还活着的母亲、丈夫和男婴的面孔，亲人们在为我的死而难过。不过我并不觉得沮丧，也没有不高兴，不知为什么，死亡对我来讲根本无所谓。我以很快的速度前进，来到一个黑暗的通道，通过它时，就发出了吱吱声，我丝毫碰不到通道的两边。在通道的尽头，有一些黄白色的亮光，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死的感觉了，我一点不觉得痛。”我很高兴，但在未到达光亮之前，我就离开了那通道，我发现自己躺在苏醒室里。我永不会忘记那种平安的经历，我不惧怕这种死亡，不过，我也非常高兴又看到我的孩子。

大多数的报告都有“难以形容”的经历，那些病人常说：“我不知用什么语言来描述那经历。”虽然他们的肉体会因骨头的损伤、挤压伤或因抢救造成的损伤而痛苦，但是心中却有极愉快的感觉，受伤那一霎间产生的阵痛，会很快的消失。有一个受过枪伤的病人说：

“当第一颗子弹打中我时，我感到有些疼，但我感觉不到第二和第三颗子弹的射入，我有一种漂浮于黑暗之上的感觉。在这黑暗中，我的皮肤虽然很凉，但我感到十分温暖，我想我已经死了。”

正如以下一些事例显示，有些人对生命可能会有诧异的觉醒和全新的观念。史太太在野外露营时遭到电击，她说：

当我遭电击时，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我从来没有象这次要死时那么富有生命。（她在为她过去所做的一些事，和她以后想做而未做的事后悔。）在死亡的那一刻，我得到了一个从未向任何人提起的问题的答案，即“真有神吗？”我无法描绘当时的情形，但永活神的实在及完整性，却在我里面如洪流爆发，他的荣耀充满了我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胞。紧接着那一刹那，我惊恐地发现自己正离神而去。就好像看见将要发生的事，而自己却与之背道而驰。惊惶之中，我开始尝试与这位我知道是存在的神沟通，我知道他在那里。

她为她的生命乞求神，同时献上自己，三个月内她完全恢复健康。

脱离自己的躯体而“漂浮起来”那种进入新的空间的感觉，几乎在每一个报告中都有。

我患了肺炎，中毒情况很严重，体温上升到 42 度，医生用冰袋围住我，同时用酒精刷身。我昏迷了好几天，他们以为我不会活了，就通知我的家属，说我没法医治了，另外即便是能活过来，大脑已经受了极严重的损伤。在昏迷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漂浮在一个小村庄中，远处的山上有亮光，当我走近时，我看见山坡上有美丽的兰花和其他的花草。我感觉到这是世界的开始和终结。此后，我突然发现我已回到自己的躯体之中。

大约三年前，我因髋关节退化性变作手术时，又有同样的经历。那次的髋关节病变是因服激素引起的，当他们准备为我麻醉时，突然发现我已经死了。我没有觉得我的灵离开躯体，也不记得经过通道，我又和以前一样，漂浮到那个村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审判的地方，也不知道这地方代表什么意思，可是我很清楚，它已改变了我整个生命。现在我更觉得快乐，因为我不惧怕未来。

就象物体在空中分离一样，与身体分离也可能会有不同的阶段。

我那时才四十六岁，因胸痛住院，医生找不出我的病因，不过住了几天院，胸痛却减轻了。正当我准备出院时，又有剧烈的胸痛发生，我赶快按铃叫护士，接着就休克了。医生马上来抢救我，一个人来挤压我的胸部，另一个去拿氧气。在那个时候，我离开了自己的躯体，开始向上漂浮，进入到一个银色的、和平的亮光之中，我一点也不惧怕，并且非常愿意停留在那里。以后，我突然又莫名其妙地重新回到我的躯体中，与此同时，我感到剧烈的胸痛。当疼痛停止后，我又无痛地离开躯体而浮起，这时我想“现在我真的要去了”。我感到十分平安和美好，一点死亡的恐惧都没有，我没遇见任何人和“通道”，也没有象别人所讲的那样，以往的所作所为都是呈现在眼前。

就好像电视上的回忆镜头一样，过去的一生和经历在瞬间重现，这种情况在许多报告中都有描述。现在尚不知这种回顾是不是审判的前奏，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但它足以令人深省。

我记得一个不幸的病人，他患了伤风。虽然我告诉他，青霉素不能医治伤风和由病毒引起的疾病，但他认为注射青霉素对医治他的病是有效的，并声明他对青霉素从不过敏。在他坚持要用的情况下，我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五分钟后，事情发生了，他因过敏反应蜷卧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同时出现严重的休克。我马上做胸外按摩，并且静脉注射升高血压的药物、打电话叫救护车送他去医院。在等救护车时他醒过来了，对我说，他刚才看到他过去所做的一切，特别是那些重要的事情他都见到了。那时候，我因太忙而没有留心他所说的话，不久，他因青霉素过敏反应合并症脑出血死去。多年来，我常因“太忙”而忽略了病人讲的话，对于这个病人也是如此，我无法原谅自己，我难过的痛哭起来。

在那天堂般的经历中，幸福、和平和愉快可以立即叙述出来，但是那些被判罪的描述却比较少见。正如你已了解的，很多灿烂的叙述不一定和“天堂”有关。曾有一个经抢救后复苏的病人，他自己与周围环境和世界的关系，突然有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从生到死，他都是平安而无恐惧的，他并没有看见自己一生的重现。他高速穿过一团网状的大光体，当他停下来时，那光耀得他睁不开眼，而且使他变得软弱无力。他没有疼痛，也没有不愉快的感觉，那光芒使他转变成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形态，他成了一个新人。个人的恐惧、希望和欲望均已消失。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可摧毁的灵魂。当他正期待某些事来临时，他突然又回到了他躺在手术台上的躯体内。

另外一个病人，也描述了他临终时，同样没有痛苦的幸福情况：

我因失血过多而失去了知觉，我发现我与我的躯体分离，我躺在它旁边，注视着四周那些正在抢救我躯体的医生和护士。我没有痛楚，觉得非常安详。我想，如果死是这样的话，死就太美了。我乐意随时死去，但一想到我的家人，我就不愿死了。在那一刻，我没有半丝儿烦恼，除了平安、舒适和平静外，我感觉不到任何别的事情。

这些人的死的经历好似是一致的：死亡没有疼痛和刺激。致死的原因----例如车祸，可能十分痛苦，但心跳停止好像是睡觉一样，而真正的死亡就象是一次晕厥，那些具有快乐死亡经历的人，再也不怕死亡。

光明的天使

不论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经历，的确有少数人事后无法回忆到灵魂离开身体，或者通过一个通道以及其他道路的事。但大多数人都能回忆起遇见了天使（或其他异象），或者一个“夺命者”的形象。下面我将举一个实例：

我的头非常痛，我被送进医院，我知道我就要死了。我看见一个巨大的亮光，有东西在它的周围转动，发出嘘嘘声。以后我就觉得非常自由和平安，而且还有一种美好的神秘感觉。我向下看见了那些正在抢救我的医生和护士，我不知什么原因，我一点痛苦也没有。突然，我被一片黑云遮盖，我穿过了一个通道，并从那个通道另一头的白色荧光中出来。在那里，我看见了三年前死去的哥哥，我试图穿过一个门口，但我哥哥遮住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清楚他身后边的情况，我所能看到的就是他前面的一位发光天使，一个光明天使。我觉得这位天使的爱包围了我，并渗透到我灵魂的深处，我有一种被寻找的感觉。之后，我似乎感受到一些我深爱的、但已死了的亲友的灵体来临。接着我的全身因电击而跳起来，我知道我又回到地上。自从有了这次死亡经历之后，我不再惧怕死亡，因为我已到过那里，并深知其中的滋味。

这种在一个美丽的环境中，遇见具有爱心和拣选人的光明之神的经历，是很普遍的。一些无神论者也告诉过我同样的经历，他们说没有地狱，也没有神，因为若神存在，他是爱一切世人而不是惩罚人。

在每一个报告中，人们都在没有被处置之前，就回到自己的躯体里这种开始的遭遇，可以理解为这些人到了到了一个甄别的地方。但它也可能是代表一种骗人的假像，使人以为找到了平安福地和避难所，因而不觉得需要改变自己腐败的生命。按照查理斯·韦理，葛培里，史提芬·包（Charles Ryrie, Billy Graham, Stephan Board）和其他的基督教代言人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所引证的经文，这可能是魔鬼撒旦的骗人伎俩。下面是一个非基督徒的经历：

我因心脏病发作而入住冠心病房已经是第三个晚上了，当我被护士和一位穿白色衣服的人叫醒时，他们正准备给我注射。我马上问出了什么毛病，一个护士说我的心脏监护器完全停止工作了。我记得我请他们不要叫我任何的家属，因为那时夜已深了，我抬起手来，让他往我手上的静脉注射管里打药。马上，我觉得开始上升，经过一个巨大的通道，绕来绕去却碰不着四边，我很奇怪。以后，我的去路被一位全身发光的人拦住，他知道我的意念和一生。他叫我先回去----因为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感到我很受欢迎。我不记得怎样回到躯体内，但记得他们叫醒我，并告诉我说我的心脏曾停止跳动，现在刚刚又使它复跳。我没有把这些事告诉我的家属，怕这些奇怪的死后经历会使他们不安。

有时候这种亮光似乎能照亮整个环境，它是一种不会令人致盲，但能使人眼花的亮光。有人说光中有一位神明，也有人讲没有，但不论是哪种情况，这充满了整个环境的亮光，能产生一种思想交通的感受，具有坚强基督教信念的人认为，这光就是耶稣。也有一些人说，这是神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表白自己。关于光，圣经上有多处的记载。例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至三十六节说：

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在旧约里也提到光：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以赛亚书 9:2-3）

在圣经里，我找到了五十二处提到光的地方，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保罗见到了“比太阳光还亮”的光，使他三天看不见东西，他的同伴因为只听见声音没看见光，所以没有瞎眼。现今，在每一个经历中，虽然他们见到的光很强烈，但却没有那种能使其瞎眼的光。保罗所见的光记载于使徒行传第九和二十六章，其中在二十六章有这样一段：

“...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仆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派你作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

生命的改变

死后生命的经历，可以影响一个人对未来的信念和目的，生命由此而改变。

直至我的生命突然丧失之前，我总认为社会地位和财富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但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我觉得物质是靠不住的，而你对别人的爱心，才是真正持久和被纪念的，我们现在的生命，绝不能和以后你所看见的相比较。现在我不再怕死亡，那些怕死的人肯定有原因，或者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死亡是什么。

以上是一个有死亡经历的人的自白。处在灵魂的境界时，有些人有特别的感受，例如可以嗅到空中的甜味，或者听到一种悦耳的音乐，或者感到异常的快乐。

几年之前，当我所住的那个城遭受狂风侵袭之后，一个电力公司的工人，在把一条地线抛到电线上的时候，有人疏忽地忘了关闭电闸，地线缠住了那个工人的腿，他被绊倒，身体接着冒起了火花，几千伏的电流通过了他的全身，连他身下面的草都烧着了。他的同事忙切断电源，但他的呼吸和心跳都停止了，于是他们马上开始人工复苏抢救。当我在医院急诊室中看见这个病人时，他虽然昏迷但还活着，他的瞳孔虽然正常，不过心律紊乱却需要纠正，而且踝部一大片烧焦的皮肤，需要外科矫形医生来植皮。次日，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说他曾听见悦耳的音乐，在他意识恢复之前，他有一种安静和平安的预感。最奇怪的是，当他醒了之后，他仍能听见美妙的音乐声，于是他就问来探问他的人，这音乐来自何方，被问者都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们根本没听见这声音。虽然还有些其他的事情他已记不清楚了，但这

次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我不明白为什么音乐对他能有如此大的改变，不过自这次经历之后，他向每一个愿听他这经历的人，讲述他的见证和感受。

通过屏障后的境遇

一个身体超重的中年男人，因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病，导致多次心房纤颤与临床猝死。他的临床表现先是抽疯，然后神志就丧失了，如不即刻抢救，他的呼吸在 2-3 分钟内就停止。所以他每次都是被电击抢救过来，而这种可逆性死亡发作，几乎隔几天就有一次，并且每次都有灵魂离开身体的经历。我在此只转载他其中两次叙述，一次是我在他复苏后立刻求问的记录，而另一个记录则是因他曾有过天堂般的经历：

当我转身接电话时，就开始感到胸部剧痛，我忙按铃叫护士，她们就来把药瓶吊在我床旁边的架子上，并进行静脉注射。我极痛苦的躺在那里，好像有一只大象的脚踏在我胸部，当我渐渐失去知觉时，我出汗了，同时想呕吐。接着一切成了黑暗，我的心不跳了，我听见护士在说：“叫代号 99，叫代号 99。”有一个护士就打电话到医院广播处。

就在他们抢救我时，我发现我从头部开始脱离了自己的躯体，漂浮在空中，没有下坠的感觉。后来我轻轻地站起来，看见护士在挤压我的胸膛，不久有两个护士进来，其中一个的工作服上还插着一朵玫瑰花，跟着又有两个护士和一个护理员也来了，最后我的医生到了。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来这里，我觉得我很好，我看他脱掉上衣，去代替那正在挤压我胸膛的护士，他那天系的是一根蓝色条纹的领带。屋子开始变暗了，我觉得自己很快地穿过了一个黑暗的走廊，但突然我感到胸部有一种可怕的震动，接着我的身子蜷了起来，好像被人打过一样，胸部有无法形容的灼痛。立刻我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仅有两个护士和一个护理员在我的床边，其他人都去了。

这个病人所看见的特殊情况，包括人的数目，他们穿什么和在做什么，这些在以后都得到证实。另外照他所讲的内容来看，在那段时间他的心跳和意识均不存在，还有和大多数病人不一样的是，他每次复苏后都有一段不同的死后经历，不过每一次都是快乐的。下面是一次在天堂的经历：

那可怕的胸痛又发生了，我知道情况严重，但又一想，也可能和以前相似，只不过是一次晕厥，因为我睡得极好啊！我把救急药片含在舌下，然后按电铃叫护士，她很快的进来。我觉得痛越来越重，忽然房间暗了下来，我不再有痛的感觉了。我开始向上漂浮，停留在房子一头近天花板的地方向下看我的身体。我记得我曾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我吗？我难道有这么大的脚？他们在那里处置我，我一定是死了！”我看见他们在转动心电图机，它的后面则是一台电休克器。那里好像有许多管子，有一条来自氧气瓶的管子，插入我的鼻子里，还有一条通向我的手臂。当时我漂浮在上面不能下来，但我听见他们说：“我不敢讲他这次能否被抢救过来。”这是我在屋内所见到的一切。以后，我很快地穿过了一个碰不到四壁的黑色通道，接着我又看见了亮光。可是这次那墙壁没有挡住我，我一下子就飞了过去，并快速通过了空间。

天快亮了，一切都看得比较清楚。我发现一条小河和一座美丽的城市在我的下面，我象一只飞翔的小鸟，沿着河边飞。那城里的街道，就象闪闪发光的金子一样，十分美丽，令我无法形容。我在一条街道上降落，快乐的人群围住了我，他们似乎都穿着发荧光的衣服，没有一人是匆匆忙忙的。另外一些人过来了，我想可能是我的双亲，但就在那时，我回到了自己的躯体内。这一次，我真希望他们不要把我救回来，我不愿再停留在这世界上，让我留在那里多好。

这个病人的经历全是好的，没有坏的。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已经见到了他将来要去的那个地方，他受够了气短和胸痛的折磨，他不愿意再回来了。不过，在发病的间歇期间，他把自己的经历——死后生命，讲给每一个人听，不管他们是来探访他的客人，还是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后来，他终于如愿以偿，在下一次的抢救中，他没有再醒过来。

通过屏障的经历在圣经中也有提及，今天，仍有一些情况是与司提反、保罗和约翰，所提到的天上景象类似。有一个牧师，告诉了我下面的这个实例：

有一天深夜，医院里的护士通知我，我们教会里的迪太太快死了，她要求我到她的病房中去。我马上穿好了衣服，快速赶到医院。就在我刚刚踏出电梯时，护士对我说：“请原谅我把你叫起来，可惜迪太太已经死了。”说完就把我带到迪太太的房中，我看到一个弱小的，满头灰白头发的妇人，她因晚期癌症而去世，任何能证明生命还活着的迹象都不存在了。我大声地向神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我说：“神啊，迪太太希望我来一定有原因，如果你允许的话，求你成全她的要求。”然后，我看见迪太太的眼皮在眨动，屋子里有“沙沙”声和骚动。迪太太睁大眼睛直视着我，低语道：“格罗根牧师，谢谢你的祷告。刚才我正在和耶稣谈话，他叫我回来为他做点事，我也看见了吉姆（她不久前死去的丈夫）。”说完，她就转过身去，蜷起身子安静地睡着了。当我穿过走廊要去乘电梯时，听见身后有一阵脚步声，那个自始至终见证此事的护士赶上来对我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知你做了什么事，让那个妇人又活了，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护士，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

迪太太恢复健康以后，与许多人讲到她死后的所见所闻：在亮光中的耶稣和她死去的丈夫吉姆。她说她愿留在天堂，但耶稣叫她回来向众人做见证。一天，她叫我到她家中去，告诉我她将再去医院，这次她要留在天堂，并说：“这次不要再为我的生命祈祷。”

对于我来说，能发现这些通过屏障以后的经历，是十分令人兴奋和鼓舞的，在这些人的心中，他们从不怀疑这些经历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他们会对一切愿意听其经历的人做见证和奉献自己。能遇见朋友和已故去的亲属，是最常见的愉快经历，但几乎进入初次审判的例子也不少。不过灵魂不超越屏障，是不会得知未来之事的。

仅有少数的人，他们可以通过屏障以后，再回来对我们讲叙所见的情况。例如贝蒂·马尔兹（Betty Maltz），她因阑尾炎穿孔昏迷了四十四天。在那一段时间内，虽然她身体的各种感觉均已减低，但她的灵魂感觉反而敏锐了，她可以听到房子里别人的讲话。她记得她在昏迷中的一段经历，她说她从一个美好的环境走上山去，她被喜悦充满，一点也不觉得疲倦。有一位天使与她同行，但她仅能看见他的脚。他们来到一个大理石墙的大门前，她被请入共唱美丽的诗歌，她被允许有两个选择，可以回去或者再向前进。以后，她记得她揭开盖在她脸上的床单，使看到她的人大为吃惊。

以上我所提供的例证，都说明了灵魂可以与躯体分离，这是死后最重要的事情。它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圣经上讲，肉体不能进入神的国中。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五十七节讲到：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

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七、下地狱

下面我们要谈的，是较少被人谈论的事情。那些临床死亡过而又复生的病人，曾有进入地狱的经历，其中包括少数通过屏障，到达在审判处前拣选地的人。那些遇不到屏障的人，则进入一个郁闷的、黑暗的，类似鬼屋的拣选地区，这地方多半是在地下或地中。

地狱

托马斯·韦尔奇（Thomas Welch）在他写的小册《俄勒冈的令人惊异的奇迹》中，描述了一段极不寻常的经历。他曾看见一个巨大的火湖，即那令人可畏的最后审判地方。

那时，韦尔奇是一位工程师的助手，在离俄勒冈的波特兰以东三十里的木材公司工作。他常需要经过一个高于水面十七米的吊桥，到对面的锯木厂去。下面是事情的经过：

当我到桥上，想去弄直那些乱放在传送带上没法输送的木料时，突然从桥上掉了下去。据一位当时正坐在运送木料到水塘的汽车驾驶室中的工程师后来讲，他看见我的头先碰到一根约九米高的梁，然后又弹到另一根梁上，接着就跌进三米深的池塘中不见了。那天，锯木厂里有七十个工人在上班，他们全部停下来寻找我，大约找了四十五分钟至一小时，最后我被冈德森找到，他后来且写下这事的经过，证明我所说的真实无误。

从这世界的角度来讲，我已经死了，但我却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在离体的那一小时内，我学到的东西远超我在世上所学的一切。

我能够记得的，就是我从吊桥上摔了下来；随后，我就站在一大片火海的边上。正如圣经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记载的，“.....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我所见的，可畏的最后审判的情景。当时，我站在一个距离燃烧着的、汹涌的，有着一团团滚滚蓝火不远的地方，我目光所能触及的，全部是这种景象，那是一个硫磺的火海，没有任何人在里面。我看见了在我十三岁时死去的朋友，其中一个曾是和我一起读书的男孩子，他比我大两岁，因牙齿发炎导致下颌癌死去。我们虽没讲话，但彼此都认识，他们十分惊奇的看着我，好似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的表情充满了疑惑和慌乱，十分可怕并难以形容。我只能说，我们是见证着最后的审判，这审判无法逃避，你也休想找到一条出路。这是一个只有神可以解救，而任何人自己无法逃出的监狱。我大声的对自己说：“假若我能预先知道这种情况，我将设法逃避不来这里。”但我不知道啊！

当我脑海中有此想法时，我看见一个人来到我的面前，他有一付坚强、仁慈和怜悯的面孔，镇静而无惧，我认出他是耶稣，是全能的主宰。

我心中立刻充满了盼望，在这个失丧、迷茫、等待着审判的囚牢里，我知道这位伟大奇妙者是我问题的答案。我没有做任何能引他注意的事，我自语道：“假若他朝我这边看，并

看见我，他就可以救我脱离这里，因为他知道当做什么。”他从我身边走过，但好像并没有看见我，当我快看不见他的时候，他突然转过头来直视着我，他所做的就那么多，但对我来讲已经足够了。

我再次回到我的躯体里，好像是穿过一个房子的门进来的。我听见布鲁克斯，我的一个同房在为我祈祷，我听见也明白周围在发生的事。突然间，我的躯体回复了生命力，我睁开眼睛和他们讲话。

对于亲眼看见过的东西，我们是很容易讲述和形容的。我知道有一个火湖，因为我曾看见过它；我还知道耶稣活在永生中，因为我也看见过他。正如圣经中启示录一章九十一节所讲：“我约翰……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约翰在许多事情中看见了审判，因此他在启示录二十章做了叙述，在第十节，他说：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我曾见过的火湖，我深信在世界末日，当最后审判来临时，世界上一切罪恶的事情，都将被扔在这个火湖里，被消灭的干干净净。

我为那些肯祈祷的人感谢神，我曾听见布鲁克斯太太为我祷告，她说：“神啊，别叫托马斯去，他还没有得救。”立刻，我睁开了眼睛，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不久以后，我被送进医院，我的头皮缝了许多针，然后把我送进特护病房。说实在的，医生不能再做什么，剩下的只是观察而已。在特护病房的四天四夜里，我回忆了过去的生活，以及我所见到的那已死去的男孩、火湖、耶稣来到我面前和生命的复活。神的灵一直与我同在，我多次大声地和主讲话，我问神在我今后的生命中他要我做什么，和他对我的希望是什么……以后，神的呼召来临，圣灵的声音十分清楚，他对我讲：“我要你把你所见到的事情，以及你怎样复活的经历告诉世人。”

另外一个例子的主角，是一位因心脏病而死的病人，她自认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她每个礼拜都去教堂。

我觉得非常憋气，接着就昏了过去。我发现我离开了自己的身体，进入一个幽暗的房子。从一个窗户中，我看见一个巨大的、奇怪的面孔在注视着我，窗台周围则挤满了小鬼。那个大怪物叫我跟它一起去，我虽不愿意，但却不能不随它去。外面非常黑暗，但我仍可以听见在我的四周充满了呻吟声，我觉得脚下有东西在活动。当我穿过一个通道时，事情更不堪设想，于是我哭了。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那大怪物把我送了回来，我有获救的感觉，我又回到医院我的病床上。医生问我有没有吸过成瘾性毒品，他觉得我的描述象吸毒者的幻觉，我告诉他我从没吃这类药，我的经历是真实的，并且它已改变了我的生命。

在那些坏的经历中，把他们带走和从灵魂世界送回来的人物是不同的；但在好的经历中，遇到的人物却都相似。

我因胰腺炎而有剧烈的腹痛，由于血压下降和意识错乱，医生们就为我注射了一些抢救药物。我记得我飞过了一条长长的通道，我奇怪为什么我的脚不能沾地。接着我来到一个洞穴，里面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和一种发霉的味道。我不能将我所见所听的都回忆起来，但我记得里面的一些工作人员，是半鬼半人的样子，他们在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交谈。我没遇到过曾相识的人，也没看见一束亮光，不过当我因害怕而呼喊“耶稣救我”时，有

一位光芒四射，穿着白衣的巨人出现在我面前。他注视着我，好像在对我讲，你要改过自新。我忘记是怎样离开那里和如何回来，可能是我害怕记住它。

乔治·里奇医学博士（George Ritches, M.D.），在他的名著《从明天中回来》里，讲叙了他二十岁的时候，因大叶肺炎死亡，但九分钟后，他又莫名其妙的活了。在他死而复活的短暂时间里，他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他描述他曾与一位光芒四射和有极大能力的神同行，他认出他就是基督耶稣，耶稣带领他经历了不同的“世界”。那罪恶的世界，好像是地面上的一个大平原，有鬼魔在那里，到处都有淫乱和恐怖的思想活动。他们看不见里奇医生和与他同行，可能是主耶稣的人物，但这人物对他们遭受的命运，表示怜悯和难过。

肯尼思·海根牧师（Rev.Kenneth E.Hagin）在他写的《我的见证》那本小册子里，细述了他生命的改变经历。是这经历使他改变，并成为传道者。下面是事情的简单经过：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那天是星期一，晚上七点三十分左右，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的灵魂脱离躯体……我渐渐地下降，直到再看不见地面上的光……越往下降越黑暗，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感到非常的燥热和闷。最后，我在那可怕的洞穴墙上，看见了闪烁的亮光，那是地狱之火。一个白色的大火球拖着我……就象一块吸铁石一样。我不愿意走，但不行，我的灵魂被吸了进去，火烧到我的脸上，我的眼睛却不能离开它。这事虽已过去许多年，但对我来说，就象是昨天晚上才发生的。

当我到了坑底时，我意识到有一个灵在我身边，我看不见他，因为我的视线不能脱离那地狱之火。在我稍停时，那灵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臂上拉我前行，与此同时，在这黑暗的洞穴之上，发出了一个声音。虽然我看不见，但我知道那是神的声音，这声音震动了整个地狱，也使那灵松开了手。我没有回头，我被一种力量拉着，脱离了那火，渐渐上升，我见到地上的光。我回到我的房子里，就象穿裤子一样，我从口部滑回自己的躯体，如同我从口中离开身体时一样。我开始和祖母讲话，她说：“孙儿啊，我刚才以为你已死了，想你此去定不复返了！”

……许多人很满足他们在世的生活，从不想他们将来要面对地狱，但神的话语和我的经历来说，他们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知道当你昏迷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昏迷时虽然你觉得黑暗，但我要告诉你，没有地方比地狱更黑暗，所以我要将我的经历告诉你们。

有关地狱的经历尚有许多，在此我就不多讲了。不过，最后我还想讲一位教会的教友，他有令人惊奇的死后经历。他曾下降，经过了一条四边是火的通道，到达一个可怕的、燃烧着的巨火世界。在那儿，他看见几个自己旧日的老朋友，他们目光呆滞，被一堆堆无用的废物压着，毫无目的地四处漂流。在一种难以言状的恐惧驱使下，他们欲罢不能，而在这个无意义的活动环境之下，只有一片漆黑。可是，当这位教友听从了神的呼唤之后，他奇迹般地逃出了那永久的奴役。从此，有一种力量经常督促他去警告人们，贪图安逸的危险性，并劝告他们应在信仰上站立得稳。

自杀

很多人想用自杀去“了结一切”，但依据我所见的，和我听别的医生讲的例子，自杀却是“一切的开始”。我不知道多少自杀的人能有好的死后经历，因为仅有很少数自杀未死的人，愿意讲述他的经历。下面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为了学校发的学习成绩单而沮丧。平时，她的父母常数算她的缺点，并喜欢把她与大她几岁的姐姐相比，因为她姐姐在各方面都比她成熟，甚至长得也比她好看。这次，她由于考试的分数不理想，又令父母不悦，她回到自己的卧房，想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她从浴室里拿出一瓶阿司匹林，里面大约计八十片，她喝了好多水才把它们吃完。数小时后，她的父母发现她昏迷在床上，枕头上和脸上有许多呕吐物，里面夹杂着不少的阿司匹林。酸中毒使她的呼吸加深，这是典型的阿司匹林中毒症状，我们用苏打水为她洗胃，胃酸中和之后数小时，她在急诊室中恢复了意识。

但不久，当她又呕吐时，由于吸入了呕吐物，导致声带痉挛、呼吸停止，接着心脏也不跳了。我们立刻进行胸外心脏按摩和气管插管，很快她的心跳恢复了，不过她在断断续续地说：“妈妈！帮助我！叫他们离开我！他们要伤害我！”医生们抱歉地问，是不是他们弄痛了她，她说不是医生，而是地狱中的那些魔鬼。“.....他们不离开我.....他们要抓我.....我逃脱不开.....真是可怕啊！”她睡了一天，她妈妈一直搂住她。当她脱离危险期后，我请她回忆一下过去发生的事情，她说她只记得服过阿司匹林，别的就什么也记不清楚了。我想，可能还有些事情被她压抑到心中，假若使用硫苯土纳这种药，她睡后可能会释放一些被压抑的问题，但我不想这样做，因它使我想起来一些邪术，我不想与它们有关系。

几年之后她当了传教士，时时被喜乐充满，有人告诉我，她将朝气带到她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感染得其他人也生气勃勃。

抑郁症是病人自杀的前奏，在美国自杀很普遍，每年大约有二万五千人，占常见死亡率的第十一位。在未成年的青少年中，它仅次于车祸造成的死亡，而且每有一个自杀成功的人，就有几个自杀未遂或有自杀倾向的人。和那些有坏的死后经历的人一样，他们不肯讲出来，也很不愿加以讨论。他们隐藏它，是认为那是不体面的事，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伤，多半需要精神上的释放才能加以讨论。

由于精神异常的病人逐渐增多，安定剂和抗抑郁剂变得十分畅销。在美国，安定剂仅次于阿司匹林，成了最时兴和最赚钱的药物。

下面是一个精神沮丧，并反复发作的五十四岁主妇的事例：

没有任何人爱我，我的丈夫和孩子视我如奴仆，除了做饭和打扫屋子，我在他们眼中就象不存在一样。一天晚上，我气哭了，但没有人理我，我不愿再活下去了，我告诉他们我要死，可是他们仍不理我。于是我吃了一瓶安定药片，约有五十粒之多，我知道这是犯罪，但活着不也是受罪吗？我感觉到我快要死了。

当我昏迷时，我记得我一边转一边落入一个黑洞，以后我看见一个发亮的红点，它渐渐地增大，这是又红又热的火，我不得不停下。地上的粘泥沾住了我的脚，使我无法移动，那令人无法忍受的热气，叫人难以呼吸。我急忙喊叫说：“主啊，主，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一次又一次的祈祷，最后不知怎样，我又回来了。医生说昏迷了两天，他们曾给我洗过胃，至于我在地狱里的经历，他们讲可能是药物引起的错觉。我不相信，因为我以前曾多次吃过安眠药，但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

另外一个沮丧的妇女，是一位有个二十四岁女儿的母亲，她的女儿因与其男友不和而自杀。在女儿的丧事之后，她自己服了过量的阿米妥自杀，她希望这样能和她的女儿见面。但她并没见到她的女儿，她发现她进入了地狱，在一个很大的洞穴里，两个魔鬼把她放在床单中，上下的乱抛。她说，那魔鬼有可怕的眼睛和尾巴。经过洗胃和抢救，她恢复了知觉，

别人告诉她，说她的经历可能是药物的作用，她始终不能相信。通过这件事，她有了新的启示和领悟，她建立了一个组织，专门帮助那些自杀未遂的人，从精神上给予安慰。

自杀的结果是什么？自杀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吗？自杀果真没有痛苦吗？最近我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对已退休的夫妇，他们在社会上很有声望，但却没有孩子。这太太因慢性肺部疾病，造成了严重缺氧和神志紊乱，需要长期住院治疗。当她的丈夫得知她需要长期住院时，就决定将她带回家中住几天，希望家中的环境可以减轻她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紊乱，同时也方便他照顾她。由于不愿意看见他的妻子遭受不安和痛苦，他决定用自杀来解决一切。他先朝他妻子的头部连开几枪，然后就打电话把这事告诉他的朋友，接着他又向自己的头部开枪。不幸的是，这个丈夫死了，而他的妻子仍旧活着，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人想改善他坏环境的企图失败了，因为他用了一个错误的方法。

通过这件事，我知道我也犯了错误，因为我只注意这长期卧床的病人，却忽视了那做丈夫的沮丧和失望心情，我没有和很少祈求神的帮助。通常，在紧急的时候，我会很自然的向神求助，但在较长的失望中，我会自己去寻找解决的方法。

黑暗的光

或许我们应该再进一步讨论一下，很多有死后经历的人，他们遇到的“强光”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的确是一个极具争论性的问题。通常，这强光是在一些好的经历中出现，它似乎是对那些人的接纳。根据一些人的见解，它具有普世性赦罪的含意——是一种快乐、忘形和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平安稳妥的感觉。《在生命之后的生命》一书中，慕迪博士提到，他找不到一个有关天堂或地狱的事例。当一个人的罪行被揭露出来时，似乎并没有任何审判，那强光只有“谅解”，而没有愤怒的反应或迹象。

斯蒂芬·布特（Stephen Board）特别讨论了这种现象，在他写的《通道尽头的强光》中，他认为慕迪所描绘的赐福之光，显示出一种道德容忍的态度，及“我们大家都没有问题”的哲理。为了指出并非所有事例都涉及到光明的天使，布特举了一个与“死亡的天使”相遇的事例。中西部科罗拉多精神健康中心总监、临床心理学家菲利普·史域克医生（Dr. Phillip Swihart）有这样的记录：

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遭到袭击，被人拳打脚踢，几乎死去。在医院里，医生们整晚观察了我的病情后，决定早上要给我做开腹探查。……当我在手术室里等待做手术时，我感觉到一种力量，我想“是时候了”，以后一切都变得黑暗了。我不记得在黑暗中呆了多长时间，但我看见了我过去一生中的所作所为。我信主的时候年纪很小，信主后的每一时刻，每一种思念、每个行动，及我过去做了但忘记了的事情，都呈现在我的眼前，虽然都是一闪即过，但却十分真实和生动，使我无法怀疑这个经历。

在我目睹我过去一生的全部时间内，我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以后我堕入到一个完全黑暗的，好像是一个大空房子里，我看不到任何东西。我问那力量我是谁？他是谁？我们不是通过话语，而是通过一种力量在交通。他回答说他是死神，我深信不疑，那死神继续说，我的生命不应该如此，他可以带我走，不过他要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应该回去，他还说我不会在1967年死亡。

我又回到我的躯体中，我醒了，发现自己躺在复苏室里。我被这次的经历深深吸引着，以致连自己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形象，和在那里呆了多长时间也没有注意到，我所见的一切都是那么栩栩如生，它们使我坚信不疑。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我被一辆汽车撞倒，它压着我的颈部和肩部。同年近年尾的时候，我又遇到了撞车事件，两辆车都叠起来了，在这两次车祸中我都没有受伤，而两次车祸也都不是我的错误造成。我没对别人说过我的经历，我不愿他们认为我是疯了，但这经历是真的，我坚信我见过死神。

很多神学家著述，不管那些病人过去的的生活是否光明，是否信主，他们所遇到的良好经历，均意味着是光明之神给予的宽恕。在此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至十五节讲到，撒但也可扮装成光明的天使。葛培理（Billy Graham）也提醒我们，人死后都有生命，那些没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将要进入永久的惩罚中去，但义人却要得永生（马太福音 25:46）。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得救，所以有些神学家警告说，撒但并非老是恶魔样，它有高明的欺骗术，它可以伪装，变成一个光明的天使，骗那些没有得救的人，说他们已得救了，从而降低了传基督福音的必要性。

多种的经历

我曾与部分有多次死亡经历的病人交谈过，他们都说开始遇到的是坏的经历，但以后都是好的经历，迄今我尚未听到过有先好后坏的经历。有些和我前面报告的那个实例很相似---即那个说他到了地狱中，而后求神救助又有了好经历的病人。下面我想再叙述一个类似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却令我难以解释。被卷入者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一间主日学的发起人和教会的终生支持者。他有过三次不同的心脏病发作，三次不同的心房颤动，三次成功的复苏和三次不同的死后经历。他说第一次是可怕的，另外两次却十分愉快和美好，他这样对我说：

我不记得第一次昏过去的情况，他们说我已经死了，但当我醒来之后，我看见在我的左胸和胸骨上部，有两块小碟子般大小的红地方，他们说这是放电极板造成的，不过我一点也不记得。还有，当我醒来时，你曾问我发生过什么事，我只记得一件事，就是我眼前一片黑暗。然后我发现自己身上爬满了红蛇，我弄不掉它们，因为才弄掉这条，又有另一条爬上来，那情景真是可怕！后来，我被一些东西拉到地上，又有一些爬行物爬到我身上，其中有些象红色的胶冻，我大哭大叫，但没有人理我。我发现四周有很多人，他们的处境与我相同，有的也在哭叫。我从未见到过火焰，也没看见什么魔鬼，我看见的就是这些爬行的东西。记得当我醒来时，虽然觉得胸部很痛，但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离开了那个地方，又重见我的家人。我不愿再回到那里，我确信那里是地狱之门。

除非有我尚不知道的秘密，没有什么表面原因，那病人的情况就转变了。下面是他第二次经历：

由于反复发作的胸痛，护士把一条管子插入我的鼻腔，给我吸氧，然后她说她要去拿一支止痛针为我注射，就在她说话时，我一定是昏厥了，因为她向门外的值班护士大叫：“快点来，里福先生心脏停跳了。”接着一切都变的很暗了，以后我看见他们在抢救我，但是很奇怪，那时我觉得十分美好。就在我想转到一边去看看我的脸，好证实那是否是我的躯体时，又进来三、四个人，有一个男孩子是管氧气的，其他的好像是别的病房的护士。渐渐的，一切由暗变成黑暗。我穿过了一个长廊，片刻后，我发现了一个针尖般大小的亮光，它慢慢的增大，好像一个白色的飞鸽，但它没有停止，仍在不断地变大、增亮，直到整个地区充满了美丽灿烂的光。我以往从未见过这样的地方，我发现自己正漫步在一片青草地上，我看见了我早已死去的哥哥，他看见我非常高兴，于是我们就在草地中央互相拥抱，我哭了，以后我们又手拉手地走上了一个山坡。我记得爬上山坡后，来到了一个白色的篱笆前面，在那里有一个栏杆挡住我，有一种力量阻止我过去。我没看见任何人，但我却无法超越那个篱

笆！其次我记得，我感觉到胸部被打了一下，有人在挤压我，我想我的肋骨断了，我马上睁开眼，看见了你，我真不愿回来，因为我看到的美丽情景，简直无法形容。

这是他的第二次经历，虽然他能如此描述这段奇异的经历，但却不能回忆第一次的痛苦经历，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那经历会发生在他身上。他第三次的经历仍然十分愉快：

我飞了起来，在我的下面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这是我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城市。城里的人都穿着白衣服，整个天空比太阳光还要亮，我降下来，在城市中行走……但当我发现我回到自己的躯体时，就感觉到那使我心脏复苏的可怕电击，要不是为了我的妻子，我真希望你们不要再把我抢救回来。

最后，这个病人宿愿得偿，数月之后，他死于大肠癌，这次死完全与心脏病无关，但我却在常常想，不知他现在正在做什么？

八、怎样对待濒死的病人

下面我们要讨论的内容，是当一个患重病的病人，知道或有人告诉他将要死亡时，他应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

在那个时候，他是最孤单和最易被忽略的人，他可能有许多问题，但却没人听和没有人回答。大部分临终的病人心里都明白，没有人会告诉他有关他的死亡，因此，在病房里就象演戏一样，病人和探病者都装作对方不知病况，他们很谨慎的谈话，彼此互相隐瞒真情。但是，临终的病人需要朋友、亲属的同情和安慰，他们不应该被人忽视。既然肉体的死亡是个事实，如果因怕讲病情而使灵魂也死去，那真是太无情和愚笨了。

我们多数人回避思想临终，是因为这个题目本身就充满歧见。对于那些临终的病人，我们常认为他们有社会性疾病，于是把他们关进医院，剥夺了那些过去曾使他们生活得美好和有意义的事，如：子女、朋友、音乐、美好的食物、爱与诚恳的谈话等。不知你是否曾经想过，不久这事就要轮到我们的，我们也会住院，也会躺在病床上去面对那不幸的生活和死亡。

假如有一天，医生突然告诉你患了不治之症，而且活不久了，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不相信？拒绝承认？沮丧？在讨论死亡的大量文献中，有两位心理学者卡尔斯·奥斯医生和厄伦德·哈瑞森医生，在他们的专著《死亡的时刻》以及菲利薄·斯威哈特医生的《死亡的边缘》中，做了国际间大量临终病者的分析报告。另外，精神病专家伊利沙白·谷巴·露丝医生，是研究濒死病人的前辈，我们因她的总结而有所启发。

五个阶段

谷巴·露丝和二百多个病人交谈之后，在她所著的《死与濒死》一书中指出，当一个人在等待死亡时，其感情约有五个进行性的阶段：否认、发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

1、否认：

对病人来讲，宣布死亡是灾难性的打击，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否认，因这突然来临的厄运感到束手无策和恐惧。他们会说：“我绝不可能会有此病！”“一定是诊断错了！”“肯定是X光片与别人的混淆了！”为了支持他的看法，病人可能会去找很多的医生。实际上，这种否认是对意想不到的消息的一个缓冲剂，它可以使病人有时间来安定自己，或者寻找一个根本的防卫方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病人以后不愿说他将要死亡的问题，而是他要和那些同情

他的人去说。还有一种情况，当医生尚未察觉之前，病人已预感他要死了，他们想和人谈谈死亡的问题，但苦于找不着可以倾许的对象。事实上，没有人愿意谈论死亡的事情，可能因为它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话题，也可能觉得它对生存有一种威胁。

在美国，医院抢救垂危病人的设备，几乎全是自动化的。在加强监护病房内，家属只准每小时探视病人五分钟，而其余的时间，病人都是靠陌生人来看护。病情越危殆，注射和接受机械化处置的次数就越多，而与人的接触则相应减少，病人感到四周的一切都很生疏，最后他们就这样孤独的死去。另外，由于青年和中年病人的治愈率提高，老年病人就相对的增多；再加上老年人寿命延长，慢性疾病和癌症的发病率也随之增加了，不过愿意照顾和负担他们生活的人却越来越少。于是，就出现了许多家庭都不关心他们老年父母的现象，他们多被送到一些老人院，或者是暗晦不见天日的地方。

我记得一个老年病人，他住在一间设备和服务极差的安老院里，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来探望他，好像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他的情绪非常低落和沮丧。一天，他因患重症肺炎被送到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医生给吸氧，和注射抗菌素，但没有用处，最后他死了。虽然他在医院里用了许多药物，他却没有得到精神上的治疗，他感到孤独，因为他没有朋友和被人遗忘。他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慰，他没有机会和别人谈谈经济、家庭、宗教或死的问题，也没有人问他对死后的生命有什么看法和准备。

同面对死亡的病人谈话，要在他同意和认为方便的时候单独进行。若病人表示对问题没有兴趣或拒绝时，谈话就当停止。不过也可做多次尝试，用不同的形式和话语，让病人很快的相信，和他交谈的人是对他关注和想了解他的。由于病人愿意有人能分担他的孤单，常常能坦白相见，从而建立真正的友情。

2、发怒：

这是第二阶段，多发生在病人胜过“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反应之后。他们用发怒代替否认，他们的态度是忌妒、愤怒、恼恨，同时要问“为什么是我？”“慈悲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愤怒期比否认期难以控制。病人可能会想或讲“医生什么也不懂，他不懂怎样来医治我！”他们要求护士对他们有更多的帮助和关心，但护士的服务又很难令他们满意。有一位患心脏病的病人，是个六十八岁的老妇，她的情绪十分激动和烦躁，她总觉得食物不好，服务恶劣。有一次，当我为她看病时，她说：“你虽然很有名，但你什么事也做不好！”她见人就批评，对她的丈夫尤其厉害。后来，她心脏病的情况虽然得以治疗，但她的脾气仍然暴躁，她很孤独也很痛苦，她憎恶世界和神。

3、讨价还价：

许多医生对这个阶段有争议。部分人同意谷巴·露丝医生的见解，部分人不同意。露丝医生认为，由于发怒不能解决问题，所以病人会将愤怒变为温和，希望这样可以和神讲价或讨好他。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曾说若神救了他，他就把金钱和余生奉献给神，但当他病好后，很快就忘记了他的诺言。其实很多人都是如此，他们在平时咒骂神，但当灾难临到他的时，他又迫不及待的求神帮助。我也遇到不少这样的人，当病痛使他们难以忍受时，就大叫“妈妈”或“耶稣”。所以在讲价期中，就是平常不信神的人，最后也会归信神。

4、沮丧：

这是第四阶段的表现，当垂危病人不能再否认他的疾病时，愤怒和怨恨的心情，很快就会转化成失望。虽然这情绪也受失业、手术或失去生命上的享受等因素的影响，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病人自己，因为，失望意味着人生最终的毁灭。在谷巴·露丝医生报告的病例中，不论是无神论者，还是忠实的信徒，他们对于死亡的态度，比那不冷不热的人要沉着和较少抑郁。在我自己的病人中，我发现有不同的抑郁类型。有一个癌症患者，他表现得十分沮丧，以致不肯和护士、家人、朋友等人讲话，他常常怀疑他一个朋友的死，是因为受他的病传染造成的。最后，当他明白那朋友的死确实与他无关时，他就能正确地面对自己的死亡，他开始同人讲话，希望知道有关他死后的生命问题。

5、接受：

这是最后一个阶段，当沮丧期过后，病人会安静地接受自己生命的结束。虽然他还会退缩和表现得冷淡，但他能确认人生是痛苦的，明白世界没有留恋的价值。可是他们的家属却不这样，他们仍避免与病人谈他最想知道的事情：死亡痛苦吗？死后有无生命？我如何才能确知？我当做什么准备；

沉思默想和预兆

有少数人对死没有安全感。例如：托尔斯泰在他写的《伊凡之死》一书中，描写了伊凡躺在棺材里的可怕样子，刻画了他自己对死亡的悲惨心态。托尔斯泰的许多叙述，与谷巴·露丝医生分的阶段吻合。他说伊凡从梯子上摔下来，受了很重的伤，那伤使他得了一种无法诊断的病，只有渐渐的痛苦地死去。面对着即将死亡这一现实，伊凡回顾了他的一生，他的童年是幸福和愉快的，但成年后的生活却令人厌恶和毫无意义。思想到死亡，他看到自己的生命与生越来越远，与死却越来越近，他不愿死去，就整整的哭喊了三天。最后，他觉得他的一生是没有价值的，然后他就有了一种平安，一种似乎是得救的感觉，他不再恐惧了。伊凡的这种转变很奇怪，因为对他来讲，生命只属于今世，他并未得到死后生命这一启示。虽然伊凡得救的这段时间很短暂，但托尔斯泰认为这已足够了，因为死是一个大赦，这种观念在今日的苏联仍根深蒂固。

有一位较特殊的患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预感到他要死了，于是迫不及待的要见他的家人，他说不能等，因为明天太晚了，果然，一切都照他讲的发生。所以，我们应当认真地听取临终病人所讲的预感，很奇怪，他们的预兆常常是正确的。若是临终的病人愿意谈他的病时，我们应当接受他的要求与他畅谈，尽量回答他提出的一切问题。这一点，谷巴·露丝和许多医生都有同感，因为病人的确愿意谈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预感和死亡这个问题。

我的意见

当病人问我他患病的严重程度，和治愈的机会多少时，我除了强调死亡的确实性外，从不排除一切的希望。我觉得告诉病人他已患致死的重病，对他们是有帮助的，这样他们可以在死亡之前，有时间弄清楚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基督徒，我会问他是否能肯定他已获得永生，若他不十分肯定，我会再问他要不要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复，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在临死时仍坚持他的无神论。不少牧师知道，有些临终的病人完全拒绝任何“宗教”，但我仍向他们介绍我的经验。我不喜欢一些牧师和医生对临终病人的态度，他们好像不愿与那些临死的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越来越觉得，除了那些患传染病的病人外，敲着死之门的患者多被人忽略。而从神学院或医学院出来的牧师和医生，似乎都缺乏如何对待临终病人方面的训练，但愿死亡能无情的提醒他们，让他们明白自己也是个必朽之躯。

死亡是不容易被人接受的，家属在临终者身旁常感到不适，他们躲避和否认它，希望这不幸能奇迹般地消失。除了拒绝期的病人不愿谈死亡之外，一般说来，病人是愿意了解、预备和获得安慰的，并希望这种安慰越多越好。在过去，他可能拒绝了神的信息，但现在他却愿意接受，希望能知道怎样奉献自己的生命。你可能是他的医生，也可能是他的朋友，我劝你千万不要失去你面对一个忠实听众的机会。

在你、我与牧师之间，临终的病人比较乐意听你、我的讲话，这主要是他认为我们和他一样，都是“罪人”。反之，许多病人认为牧师不是罪人，他们想：他怎能了解我的问题呢？假若你、我这些与病人相似的人，相信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活着，那么病人也会相信。因为他愿意听我们所讲的！但通常我们却忽略了和他们讲。大多数医生在检查完病人，开了医嘱之后就溜走了，避免与病人谈他的生存机会问题，和他若死了将会发生的事情。同样地，一个牧师进入病房，打开圣经读一、二节经文，做一个祷告也走了，没有给病人时间，让他们提他在任何时间都需回答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只依靠牧师，而自己不去回答这些问题的话，病人就会失去好多机会。另外，如果牧师能多训练一些信徒去进行这些工作，那么，一般人就可向一般人讲道。这种罪人对罪人，一个对一个人的接触，可给临终病人很大的安慰和有很好的效果。

我记得有一位法官，患了影响造血系统的致命疾病——恶性淋巴瘤，他知道这种病的发展就象白血病一样，会很快死亡。在讨论他的病情时，他问我他死时是否会痛苦，我回答说不会，因为在他临终前我会给他用药，保证他不会恐惧和有所察觉。后来，我们将话题转入其他问题，如同别的病人一样，这个法官希望了解圣经的真理，当我听见他盼望得救，并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给耶稣基督时，感到十分惊奇，因在过去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要求我同他一起祈祷，我告诉他我不是牧师，但他不在乎，他非常高兴我答应他的要求。但我并不欣赏自己的祈祷，我甚至诧异自己会这样做，因为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颖。

从此他变得有盼望，不再恐惧死的问题。虽然他是一位学者、一位运动家，他对自己很自信，但现在他归向基督。过去没有一个牧师能使他感动，现在一个外行人打开了他的心门，我深信神也会象使用我一样，去使用其他人。同样发生在我身上的另一件事，是关于我医治的一位新闻记者，他患了胰腺癌，且到了不能开刀和无法救药的地步，而他本人也明白他的病情。我每天在医院查房时都看到他，不过从未和他谈起他快要死的情况。一天，他私下问我是否信奉神，虽然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对哲学很有研究，但他不了解灵魂问题，仍在寻求人生的目的。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开诚布公的交谈，十分的友好和愉快，一些圣经的片段变得很有意思，使我得到了许多从未有过的新的体会。他好像也和耶稣基督成了好朋友，并看了大量培灵方面的书，使整个人改变了，他爱护家人、关心护士，处处为别人着想。一直到去世，他都保持着这样的态度——依靠基督，将爱全然倾倒在别人身上。

哈德利·里德（Hadley Read）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细叙了他对临终儿子的爱。菲利普在上大学的时候，因癌症扩散而面临死亡。一天，哈德利打破了常规的沉默，在病房里和儿子坦诚的讨论他的病情。他们冲破了病人和亲友之间谨慎、避免讲实情的顾忌，真诚相爱，互相同情，使这个孤独的死亡阶段显得生气勃勃。由于里德先生听力不佳，他就用笔和儿子交谈，他们谈了死亡的问题，怎样面对它和希望死后葬在何处。菲利普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对他的父亲说：“请你不要叫他们仅仅为我能活而使活，我不愿过空洞无意义的生活，只有让我了解我是真正的活着，我才愿活下去，因这对我十分重要！”由于里德先生愿意分担爱子一切的痛苦、不安与恐惧，他说他理解、同意，并希望这样做。当菲利普死后，他为纪念儿子写了下面一段话：

乘着那魔术地毯，你去何方？当你闭上眼睛，静静地象睡了一样的时候，我想我是明白的。

我们应抓住一切机会，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临终的病人，使他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喜剧演员伍德·艾伦（Woody Allen），曾对访问者发表了他对疾病和死亡的看法，他说：“我不关心我的事业是否永垂不朽，我重视的是永生。”

另外，葛培理在他写的《天使》一书中指出，他希望预知死亡，希望能见到耶稣和与他同在，并希望能看见已死的家人和朋友。有些人当他们知道死后有生命时会害怕，但当你依靠耶稣，对死亡就无所恐惧了。所以在我们身体尚健康时，思考一下死亡，会促使我们在这短短的人生过程中，更珍惜时间。我们现在的生命并非永久，所以我们要对这一生负责。既然没有信心的死亡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死亡对于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就是人如烟幻灭，归于虚无。假若那些告诉我们看见死后生命的人，说的是正确的话，我们在自己生命问题上若投资错误，就是白白的浪费一生。

九、究竟是怎么回事

若死后真有生命的话，为什么案例中很少提到审判？这可能是他们逗留的时间太短，或是那些受到审判的人不准再重返人间。另外，报告中提到的死后生命，并没有使他们明白人的最终结局，所以我们希望这经历，能使人的生命在将来不是被定罪而是得救。

假若人死后有生命，假若灵魂在肉体以外继续生存，那么我们就认为生命是不死的。有些基督徒反对灵魂不死的讲法，说灵魂和肉体同时死亡后，在复活时才一同再生。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引用那些病人对我讲的话，他们相信他们的第一手资料——死后经历，和愿为其做见证。因此我没有理由去怀疑他们所说的，人死后灵魂即刻脱离躯体，并开始死后的生命。事实上，耶稣也曾教导我们说，人死后意识继续存在，和最后审判之前有一个“好地方”和“坏地方”，同时死者不允许和活人交谈（路加福音十六章）。

“我们因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的话造成的。”（希伯来书 11:3）有一位生命的创造者，在另一个空间里，不论是好人或坏人都将要生存。但也有人不同意和不承认有造物主，其原因是不同的。

宇宙大爆炸

真有神吗？宇宙真的是“大爆炸”的结果吗？许多细小的星体，真是由一块原始的物体破碎而成的吗？那这些原始的物体又是从何而来？有一位造物主吗？他是从哪里来的？生命也是由他创造的吗？难道真有一位最高的智慧者，指导和管理宇宙，至今仍使它有条不紊地遵守这个精确的物理定律吗？

已故的生物学家埃德温·康克林（Edwin Conklin）指出，生命是偶然产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就好像说有个印刷厂，在一次爆炸中偶然产生了一本未经删节的大字典一样不可能。现在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只信科学不信神，忘记了科学永远在变化和时时更新。而圣经中讲到的神是永恒的，从昨日、今天、直到永远，也不改变。可能有些人把自己隐藏在无神论和不可知论当中，因为信奉神是需要负责任的；另外一些人则用近视眼光看神，其实他们只需要抬头仰视他的创造就可知晓。所以，混乱无定的机缘，根本无法解释现存宇宙的规则。

你认为神是谁呢？承认或否认神的存在对你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你的生命里，它占据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不仅决定你的将来，对你现今生活的影响也非常大。所以圣经上的头三个字“起初神……”，是我遇到的最大困难，但当我凭信心跨过这个障碍后，一切都迎刃而解了。我无法理解神能力的巨大和他的神圣纯洁，因为一个人怎能在审判中显为如此威严可畏，而同时又满有爱心和怜恤？不过，神的公义震撼了我，他的爱征服了我，并且打掉了我的骄傲。我对他的理解，受到自己有限的头脑的限制，凭我的理性，根本无法容纳他，或为他下什么定义，但通过耶稣基督我认识了他，他是我在天上的父。

我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要在花园中开晚会，所以就把院子里挂满了明亮的日本灯笼。有一位无信仰的客人问这些灯笼是谁挂的，主人望了望美丽的夜空，指着那些闪闪发亮的星星说：“那些星星是怎么在那里的？”片刻后，客人回答：“我不知道，可能是它们自己把自己挂在那里的吧！”主人笑笑说：“我这些灯笼恐怕也是自己挂上去的。”

无止境的追求

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认为是人寻求神，它反映在人的思想、言论和人生目的上。但基督教却不是这样，它让我们见到是神在寻找人。在旧约中，他通过先知启示自己；在新约中，他又让他的儿子向人显现。虽然这样，我们对神仍不理解，也没有办法去了解他从何而来？他住在哪里？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但通过信心，他如同手足那样和我们十分相近。摩西在诗篇九十篇二节中，这样说：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记得许多年前，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我喝多了酒，当时我感到头很晕，想去睡觉。但躺到床上时，我觉得床摇晃的很厉害，就大口大口的吐起来，非常痛苦。于是，我开始祈祷说：“主啊，让我快好吧，我再也不喝酒了。”从那以后，每次出席宴会我只喝果汁。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忘记了自己的诺言，我又开始喝酒，并且每次为喝酒而找借口来解释。我和主的约就这样被破坏了，同样，我看到许多和我类似的人，他们只在遇到困难时乞求神的帮助。但神为什么要救我们？若我们不认他，他为什么要认我们？若我们不荣耀他，他为什么要听我们的祈求？

有一次，我驾驶着自己惯用的小型飞机，从纳什维勒（Nashville）回家去。当我正高兴地在云里穿来穿去时，日光突然变得黑暗，顷刻间四周都在下雨。雨点猛烈地敲打着挡风玻璃，雨水从窗缝里渗入机舱，乘客们虽然都系上了安全带，还是被震得都跳了起来，我的头也碰到了机舱的天花板。当时我吓坏了，忙用战抖的声音和附近的控制中心联络，要他们用雷达为我导航，好飞出雷暴圈。可是他们回答说，在雷达屏上可以看到我们的飞机，但却见不到风暴圈。我当时真想骂他们，又一想这样做对我没好处，就说可能他们看不见这雷暴，但我敢保证我不是在乱说。接着开始下雹子了，那短短的几分钟就象一小时那么长，我又象以往遇到灾难时那样，开始祈祷。我说：“耶稣求你救我，帮我脱离此境。”即刻，美丽的阳光代替了黑云，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我清楚记得，在过往岁月里，我遇到的惊险场面：一次是在飞行中，飞机的马达突然停止了；一次是机翼上覆有重冰块；以及多次严重的车祸和我抢救垂危的病人——当时，我均毫不犹豫地求助耶稣。对于这一点，许多人都承认，就是在危难发生的时候，我们经常下意识的，不自觉地请求神帮助。格拉迪斯·亨特（Gladys Hunt）在《不要怕死亡》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做了最好的总结，她说：

“我们不要被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所限制，我们当有永生的概念，你对死亡的反应取决于你对神的态度，因为那些惧怕神的人害怕死亡，而信奉神的人，却盼望与主同在。所以认识神----能改变你对死的概念。

虽然当今世界的科学发展成绩显赫，但仍无法说明神。相信圣经开始的三个字，对许多人来讲是一个绊脚石，不过在有圣经以前，就有人知道有神。神照他的形象造人，在穹苍里宣扬他的荣耀，正如诗篇十九篇一至四节所说：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福音的真意

使徒保罗说，人生下来就有知道神的本能和知识，在审判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是无法抵赖的。尽管人有这种内在的智慧，但对神存在的信服程度，在整个世界上是不同的。盖洛普国际研究社，对六十个国家内信奉神，或认为神是宇宙真神的人所占的百分比，做了一个统计：

在美国占百分之九十四，加拿大占百分之八十九，意大利占百分之八十八，澳大利亚占百分之八十，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占百分之七十八，英国占百分之七十六，法国和西德占百分之七十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于相信有死后生命的，在美国有百分之六十九，加拿大占百分之四十四，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则占百分之四十八，意大利有百分之三十六，英国有百分之四十三，法国占百分之三十九，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百分之三十五，西德占百分之三十三。

印度人信仰宗教的人数比例居世界之冠，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八，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二的人相信死后仍有生命。在西方世界里，虽然有宗教信仰以美国人最多，但盖洛普的报告指出，基督的重要性已在西欧国家减退，认为宗教信仰是十分重要的人，在美国占百分之五十六，意大利和加拿大是百分之三十六，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是百分之二十六，澳大利亚为百分之二十五，英国为百分之二十三，法国是百分之二十二，西德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百分之十七。在自由世界，大多数人民相信死后有生命；但共产主义国家的法定哲学则坚持无神论，他们认为死后什么也没有。

选择相信

人选择信什么和如何选择，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某两件事同样荒唐，但有些人会选择这件而不是那件去相信。举例来说，假如你的俱乐部请了一个人来演讲，你对此演讲的兴趣和信心，会因讲员的身份而大有不同。

譬如：一位记者对你讲人在月球上行走的问题，假如他给你看一些太空人把一面美国国旗插在月球表面的照片，你会否相信？你会否相信月球是无生命的灰尘和岩石所组成？还是你会认为整件事情不过是一个新闻骗局？若你住在美国，看到人在月球上行走的电视新闻，你可能会相信它，但若你住在贫穷落后的印度，没有来自电视和报纸的消息，你是否仍然相信这些事情？

现在再让我们设想，来演讲的人是一位对探查太空有专门经验的天体物理学家。假设他说，宇宙是由亿万颗星球组成无数的银河系而构成的，他又说我们的银河系也是其中之一，

它包含了太阳系，而我们的地球只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一粟。他还说无数星辰充满了我们的银河系，如果分起来的话，我们每个人可分到三十三个星球，你信不信？如果他又说，人的旅行速度若为每秒钟 299,324 公里，（迄今人能达到的速度是每秒钟 8 公里，此速度是克服地心吸引力后的速度。）那要用十万年人才能从银河系的这一头到达那一头，你信不信？假若这位天体物理学家还告诉你，在我们银河系里有一个“黑洞”或“黑星”，同样在其他银河系也有。在那里，地心吸力非常巨大，以至在它的周围没有时间，光也不能射出，所能射出的仅是 X 光。他又继续说，这个黑洞有巨大的地心吸力，它可以象吸尘器一样，把星辰一个个都吸进去，由于黑洞的体积不断增大，最后就爆炸了，而这巨大的爆炸，将是由于一种最小的颗粒物质----中子，穿入所致。你是否相信他这一番言论？你肯定会相信，因为这些是最新的科学理论。

下面让我们举最后一个例子，假如你的演讲者是一位牧师，你会不会立刻感到兴趣索然呢？假设他告诉你是神创造天地万物，他若不创造就什么也没有！你是否觉得这比“黑洞”、“大爆炸”或“一切都是它自己产生的”更加荒谬可笑？若是神创造了这亿万星球和植物，为什么他爱这微不足道的地球，并使它有生物存在？为什么神给地球可以维持生命的一切东西---氧气、叶绿素和水？更独特的是，神如此的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你相信吗？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永远的生命是给我们的吗？我以上所提的三个例证，为什么有些人相信头二个，而不相信第三个呢？是因为相信耶稣不能为一般人所接受吗？如果有人发现你是个信徒，你会觉得难为情吗？如果你不是一位信徒，你不认为找出你自己生命的目的是有价值的吗？你会失去什么呢？假若你真要寻找生命意义的话，就应该坚持不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 7:7）

究竟宇宙是谁创造的

在我们探索地球上为什么会有生命这个神秘而奇特的问题时，应当记得诗篇一百零二篇二十五至二十六节，和希伯来书一章十至十二节中所讲的。虽然我们不清楚神创造的细则，但我们知道他并未闲着，圣经上说耶稣在为他的信徒预备地方，当他预备好后，他将回来把众人带去（约翰福音 14:2）

若今日在宇宙某处确有天堂存在---我不敢肯定这种猜想，那么我们可以假定在其他的星球或天堂会有生命。那些复苏的病人，他们曾经超过屏障看见过天堂，他们强有力的证明确有这个地方，还有金子造的街道，就象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八至二十三节所描写的新耶路撒冷一样（他们中有些人以前从未读过这些经文）：

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若天堂现在存在，我不知应使用什么交通工具才能到达，因为即便是光速也要很久的时间。那么是用思想的速度？圣经对此没有记载，可是非常奇怪，那些有死后生命的人告诉我们是用思想的速度，是瞬间即可到达的。在圣经里，腓利的经历可能是瞬间到达的例证，记得有一次他在迦萨旷野的水中，为埃提阿伯的太监施洗时，霎时他被神的灵提到一个海岸附近的城市（使徒行传 8:26-40）。

我们以为世界是属于我们，而我们享用它的一切是应该的，于是，我们就为寻求暂时的愉快而浪费生命。我们认为我们的食物、燃料、住屋和衣服属于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很少去思想一下它们是从何而来？更不知为此去感谢神！例如：那生长在地上的小草是怎么来的？它们为什么是绿色的，而不是紫色或其他颜色？我们知道，一切植物的叶子都是绿色的，因为它含有一种绿色的化合物---叶绿素。那么叶绿素是从何而来？它是被创造的还是从原始的“泥土”中偶然产生的？说起来人最聪明、人应当会制造它，但是人用尽他全部的知识，仍不能制造它，那使叶子发绿的叶绿素始终是个谜。由于叶绿素在阳光下能使水和二氧化碳合成淀粉和糖，所以我们若能制造叶绿素，世界上人的粮食问题就解决了。据估计，半个足球场大的叶绿素工厂，就可永久地为世界上所有的人生产足够的食物，现在你想不想知道怎样制造叶绿素？进化论者认为，“泥土”知道怎么样去制造它，但圣经却告诉我们，只有神才能制造它。既然人承认他不能制造它，那我们应从非人类的“泥土”学知识，还是从我们的神那里求智慧呢？

忙，但不是很忙

当神在宇宙中非常繁忙的时候，使人惊奇的是，他仍在看顾我们！就在我试探着去研究死后生命这一奥秘时，一天晚上，我被一个不寻常的异象惊醒。在那异象里，我看见自己发生了奇特的变化，好像一个微小影子迷失在一个足球场内的千万球迷之中，它使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然后我发觉，当我拉近距离来看自己的时候，我感到神也是这样地看顾着我，我好像越来越大，我开始觉悟到他真的能够看见我。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自己渺小得可怜，但对神来说，我变得重要得多，因为我是他所造的。他知道我，知道我的一切行动和意念，他甚至知道我头上有多少根头发，虽然它们的数目一直在减少！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小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马太福音 10:29-31）

感谢神，他时时看顾我！但是，我是否忙得没有时间去认识他？我不是指头脑上的认识，我是指个人的层面上与他成为好朋友。与百分之九十的基督徒一样，我过去只是一个礼拜天才去教堂敬拜神的信徒，对耶稣的认识只是表面的，并没用心灵去信奉他，你呢，也是这样吗？

十、应该明白

自从我开始大量、深入地研究死后生命，把病人告诉我的经历，和圣经里神的启示对照的结果告诉众人时，他们都不得不考虑，是同意还是反对死后生命的问题，是承认或是否定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信念。当然，我在群众中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并不常常接受我的意见。

一些观察

首先，我发现有些基督徒，他们似乎把救主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地位，本末倒置了。不错，是耶稣基督建立教会，使基督徒可以彼此相交。但如果某些基督徒认为，只有他所属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他们教会里传讲的才是最正统的道理，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应确知，我们所信靠的是主，决不是人为的传统。

与我交谈过的那些复苏病人，在他们的死后经历中，没有被问过他们是属于哪个宗派的教会，他们吃什么、穿什么或在哪里聚会？在我收集的有限资料中，我发觉最重要的是你和主耶稣有没有关系。

其次，我发现许多人在信主以后，把这福气据为己有，不肯和别人分享。另外也有许多人，他们一生都在追求虚幻的彩虹，没有生活的目标，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环境稍不如意，就怨天尤人，不知道寻求神。圣经曾告诉我们，真正的喜乐不因环境和人的影响而改变，人的生命如果不被神掌管的话，他就没有喜乐。

镜的反影

在我个人的生活道路上，我常常因为要满足自己的欲念，而改变做人的原则，以便我做错事时，不受良心的责备。而且，我还会从圣经中断章取义，用来支持自己的错误思想，名义上我是一个基督徒，但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我却是一个伪君子，一个不断犯罪的人。

几年前，我在美国国防部的保健科工作，我是那里的主治医生，有许多重要的政府官员的病，都是我医治的。一天早上，我被叫去为一个将军做手术，割除他背上的痣，对于这小手术我毫不在意，自信能应付得绰绰有余。但很不幸，三天后这将军的伤口受了感染，我很着急。心想这次一定要受降职处分。于是，我拼命地为自己找借口，说我是一个心脏病专家，不应派我来做外科手术。我还说：“我曾为不少高官治过病，其中有一人后来还做了总统呢！所以任何人都应为一个专科医生肯屈就为他治病而感激涕零。”这位将军十分宽厚，他没有责怪我，并表示如果病情需要，他仍愿我为他医治，他这种态度深深地教育了我。

以赛亚曾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有关圣洁之道，“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以赛亚书 35:8）神说过，如果我不在这条通向永生的路上走，我就是一个大傻瓜，在圣经里，神称人为愚人仅有几次，因此我们要仔细听。但我们怎样才能找着这永生之路呢？著名的传道人葛培理这样讲：

神的大道是十字架建成的。旧约是等待，新约则是回顾，耶稣的死亡、埋葬和复活叫做福音---是神预备的大道的好信息，是一条没有失望的道路。但是，只信奉耶稣是救主并不完全，你必须认罪悔改，因为基督的爱使我们再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应知道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也因此胜过了死亡。让一切相信他的人从他获得永生。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和荣耀自己，乃是要用我们的生命，去荣耀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

应该明白

你知道当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肉体时，它会去什么地方吗？你需要永生吗？神说我们都会永远活着，但仅有少数人与他同在。若你认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你的生命之主和灵魂的救主，你就可以从世界的末日中被解救出来，这就是喜讯！神如此爱你，他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下，让你看见神象人一样，明白到圣经是神圣和真实的，因此你可得着永生。圣经还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他不能接受我们那种不圣洁的身体。我们曾因不承认他是造物主和神而有罪，但神提出了唯一的办法，以那完整者的血祭，去代替那不完整者。在旧约时期，犹太人是通过用动物献祭来明白这个概念；在拣选的时代，神则预备了完全的最后活祭---他的儿子---这是新约的核心信息，也是旧约曾经预言的。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我们才能得到拯救和永生。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神的后嗣，领受神所有的祝福，并且我们也可以与神在灵里相交。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至十一节，彼得讲了基督徒可以从神那里得的福份和生活的目标：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主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罗马书 14:11-12）既然我们每个人都要承认他，那此刻就接受他，不是比将来才接受他更好吗？现在的好消息，以后必定是坏消息，因为当我们失去自由选择的机会时，现在向神的讨价还价，将是以后的灾难。撒但这个大骗子，在生活的许多角落里出现，他充当假的光、假先知和新生命，导致许多人堕落。不过有一点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最后胜利的是神。

大问题

有一次，当我讲完了一堂复苏术后，有位护士来找我，想和我谈谈我对她选修的另一科“如何面对死亡”的看法。那课程的目的，是要帮助学生在他们遇到死亡问题时，能保持勇气和平静。当时这女学生的妹妹刚死了，她正在学习如何面对这个事实，以及死与她个人生命的问题。当时，我无法立即给她一个答复。其实，这答案十分简单，而且每次都行得通，就是，若你把神放在你生命的首要地位，你就不再惧怕死亡了。耶稣早已替你战胜死亡，你只不过是脱离了自己的躯体，进入另一生命中，真正的你是永不会死亡的。所以，当你把生命交给耶稣基督时，你毫无所失，不管你的躯体是生还是死，你都是胜利者。不要在你有限的知识上打赌，因为你连你鼻尖下的东西也看不见。

关于以下两个问题，我曾问过不少医生的意见（他们都自认是死后生命问题专家）。第一，人死后有无生命？第二，有没有神？除了少数例外者，三分之二的人说有，三分之一的人说没有，偶尔也有人肯定一个而否定另一个。同样地，我曾非正式地在教堂进行过调查，叫每个人写出一个好基督徒的定义，超过半数的人注重的是一个基督徒的品德——他的家庭生活，他是否忠实、可靠和“善良”。而认为基督徒是一个跟随主耶稣或承认耶稣是主的，仅占百分之四十。我承认，做善良人是好的，但仅这样并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而这也不能使你有永生的确据。保罗曾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 2:8-9）耶稣也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祂，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 14:6）

真正的事实

虽然过去我一直按时去教堂做礼拜，但并没让耶稣在我生命中居首位。在星期日，我会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戴着一个宗教的假面具，往教堂做礼拜，其实我是把教堂当做一个交际的场所。许多人以为我是个学者，但我知道我缺乏圣经的知识；有一段时间，我曾为主日学的教师，但因为我在基督里没有新生命，简直就如同瞎子领瞎子一样。我的生命好像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应当被砍下扔掉。你呢，也象我这样吗？你敢肯定自你信主以后，从没毁过与神立的约吗？“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约翰一书 1:8）在我们的肉体或思念中，经常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倾向，促使我们继续去说谎、欺骗、偷窃、贪心、喜欢色情和淫乱！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罗马书 8:3）

你、我都是罪人，不同的是当我们信主后，就因神的恩典而得救。故此我们必须天天更新自己的生命，靠着基督里得来的力量去战胜罪恶；另外当我们犯罪时，也能向神认罪和悔

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 1:9）所以，每天早上我穿着神的全副武装，去对付撒但。我知道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就说：“主啊，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罪人，我需要你的帮助和宽恕。”由于肉体的欲望和真挚的愿望经常有矛盾，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斗争，但假若我每天早上都向神做一个祷告，我就能有力量做得好一些。我常这样说：“主啊，这是你的日子，我在你的旁边，请指示我你想要我去做的事。”那么每日就有一些事让我去做----可能是去探访和关心一些人，也可能是去安慰不幸和没有平安的人。

倘若这本书能使你得到启发，你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基督的话，现在请你低下头，做一个这样的祷告：

主耶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为我的救主。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并为我们的罪而死。谢谢你赦免了我的罪，使我明白死后有生命；谢谢你使我知道我在你面前是何等重要，请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合你心意的人，我愿将我的一生奉献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若你做了这个祷告，可以告慰的是，现在神已赦免了你的罪，因为圣经说他将永不离开你，你将也永不离开他。若你已是基督徒，但却不冷不热，你可以求神和圣灵充满你，这样你可以随时随地与耶稣基督有个人的交通。

这个决定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因为除此以外，再没有办法可以肯定你未来的归宿。你还记得那在地狱之中的临死病人吗？有一天你也可能是被抢救的对象，但是如果你接受主耶稣，就会明白你死后的生命会到何处，这种新生命不受死亡的任何威胁。一个信主的人，能确信他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他不惧怕死亡。

心肺复苏法

心跳突停的基本抢救措施

心脏病发作时的最常见征象：

- 1、在胸部中间的胸骨后面，有一种不适的压迫感，挤压感，闷胀感或疼痛感；
- 2、出汗；
- 3、恶心；
- 4、气促或软弱感。

这些征象有时消失，有时复发。猝死有许多原因：中毒、溺水、窒息、噎塞、电击和吸入浓烟，但其中最常见的原因是心脏病发作。所以，每个人都当了解心脏病发作的早期征象和急救方法。基本的心肺复苏术方法十分简单，通常用 A、B、C 来表示气道、呼吸、循环。

（Airway 气道），（Breathing 呼吸），（Circulation 循环）。

气道

假若你发现一个人晕倒时，你当检查他是否清醒。你可以摇动他的肩膀，大声问他：“喂，你怎么了”如果没有反应，你应赶快呼救，同时让病人保持仰卧姿式和使气道通畅。使气道

畅通的方法是：用一手把病人颈部轻轻托起，再将另一手放在其前额上向后轻推。或者一手将下颌抬起，另一手将前额向后轻压，使头部后仰。（见图）

气道通畅的表现是：

- 1、胸或腹部有呼吸运动；
- 2、可以听到呼吸声；
- 3、将脸贴近病人的口唇，可以感觉到病人有气体呼出。

假若上述现象不存在，则表示病人已停止呼吸。如果气道畅通，而病人没有自动呼吸，就应使用人工呼吸术。

呼吸

人工呼吸的最好方法是口对口呼吸。（见图）先用你放在病人前额上的手的手指，将其鼻孔捏紧，而手掌仍然使头部保持后仰，另一只手则继续托住颈部，用嘴向病人口中连续深吹气四次。

测脉搏

吹气之后，应检查一下病人的颈动脉有无搏动。（见图）找颈动脉的方法是：用你托颈部手的中、食指指尖，去触摸病人颈的侧部，试一下有无血管搏动。若无，就表示心跳停止，你应在人工呼吸的同时，进行心跳复苏抢救。

心脏挤压术

胸外挤压心脏，是用人工的方法促使血液流动。（见图）你先找出胸骨最下边的切迹，将一只手的手掌，放在胸骨切迹上

约 4-5 公分的地方，再把另一只手放在这只手上面，注意手指一定要稍微离开胸壁，同时，手臂要伸直。这样，当你有规律的挤压病人胸骨的下半部时，即可迫使病人的心脏排血。对于一个成年病人，可向下挤压 4-5 公分，然后放松双手，但不要让手离开病人的胸骨，只使胸壁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即可。另外要注意，放松与挤压的时间必须相等。

假若仅你一人进行抢救，你必须同时进行人工呼吸和挤压心脏，恰当的比例是，每压十五次胸壁，吹二次气，挤压心脏的速度是每分钟八十次。如果有人协助你抢救，你们可分工合作。每当挤压心脏五次，负责人工呼吸的就当吹气一次，这时挤压心脏的速度是每分钟六十次。

表一

抢救者	心脏挤压和吹气次数之比	挤压的速率
一人	15:2	80 次 / 分
二人	5:1	60 次 / 分

对婴幼儿的抢救

虽然抢救婴幼儿的方法与成人相似，但应记住以下几个重要区别。

气道：

勿将婴儿的头部过度后仰，因为婴儿的颈太软，后仰过甚反而容易使气道阻塞。

呼吸：

不需要捏住其鼻孔，可通过口与鼻孔同时吹气。注意用力和气量都要小，约每三秒钟吹一小口气。

测脉搏：

可在左乳头部测定心脏有无搏动。

血液循环：

挤压幼儿的心脏，仅用一只手，另一只手可放在病儿身后，以支持和固定其背部。对于婴儿，只使用中、食指指尖挤压胸骨的中部。每次压下胸骨 1-2 公分，其速率为每分钟八十至一百次，比例是，每压胸壁五次，吹气一次。

表二

患者	手的部分	手的位置	压下胸骨	挤压速率
婴儿	中食指指尖	胸骨中部	1-2 公分	80-100 次/分
小儿	手掌	胸骨中部	2-4 公分	80-100 次/分

颈部损伤

假若怀疑病人有颈部损伤，特别是有跳水或车祸外伤史者，不要用平常的方法使气道畅通。在此情况下，你应采用改良的下颌推动器，使气道畅通，并让患者的头部保持在一个固定的自然位置。

哽塞

对气道哽塞的病人，要有正确的诊断和及时的处理。若患者仅有部分哽塞，尚能呼吸、讲话和咳嗽时，当促使病人努力将哽塞的异物咳出。若病人气道已完全阻塞，不能呼吸、讲话或咳嗽时，则必须采取下列方法进行急救。

1、捶击背部四次。

2、再用手猛挤压腹或胸部四次。

交替使用上述两种方法，直到病人有反应为止。若病人的意识丧失，除了快叫人帮忙外，要使患者平仰卧地上，保持气道通畅，并进行人工呼吸。

假如经过上述方法仍不见效，就当拳击背部四次，和用手猛挤胸或腹部四次，还可以用手指探咽部，希望能促使病人呼吸。以上操作可以重复使用。

婴儿与幼儿

若想松脱小儿气道内的阻塞，可将患儿倒置，用力猛击其背部。

其它气道阻塞的原因

对一切意识丧失的病人，必须时刻保持其气道的畅通。可以引起神志不清和气道阻塞的原因有：中风、癫痫、头部损伤、酒中毒、药物过量、糖尿病等。

切记

- 1、密切观察病人意识是否丧失。
- 2、若有意识丧失，除呼求帮助外，要使患者气道畅通，和检查有无呼吸。
- 3、若无呼吸，即吹气四次。
- 4、测有无颈动脉血管搏动。
- 5、若无搏动，挤压胸骨下部，进行人工心外按摩。
- 6、持续不断地进行心肺复苏抢救（CPR）直到抢救有效为止。

生命取决于你是否掌握抢救的方法、步骤，和你如何使用它们。所以，你当熟习 CPR 的手法，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全文完